

4 APR 1938

聖教雜誌

目 要

對於戰爭我人當有之思想

編者

戰爭與愛國

徐宗澤

西國主教聯署的公函

吳應樞譯

耶穌傳

楊 廷

江西天主教傳教史

堯 山

傳教士的讀書

浦 迷

普羅文學評論

楊 堤

聖跡叢談

景 瞻

送傳火四十位畢業生

方志剛

雜誌之雜誌

八一三淞滬戰蹟

抗戰後的國際形勢

(國V第千國香館)

1937-11

期一十第

卷六十二



鐸新業畢位十四屆本學大信傳瑪羅

與近最鐸司祥徵陸 →
 本肋德安聖國比自新
 修岐鳴鄭之來回院篤
 院該係位一另影攝士
 鐸司



日六十月八年六廿影撮念紀週五廿教傳務服森樹李

REVUE CATHOLIQUE

誌 雜 教 聖

期 一 十 第 N° 310 卷 六 十 二 第
月 一 十 第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目 要

對於戰爭我人應有之思想	編者
戰爭與愛國	徐宗澤
西國主教聯署的公函	吳應楓譯
耶穌傳	楊堤
江西天主教傳教史	堯山
傳教士的讀書	消迷
普羅文學評論	楊堤
聖跡叢談	景瞻
送傳大四十位畢業生	方志剛
雜誌之雜誌	
八一三後淞滬戰蹟	
抗戰後的國際形勢	
教中新聞	
教廷國務	巴則利樞機在法京巴黎 聖女小德肋撒大殿落成禮與法
國全國聖體大會	聖女小德肋撒聖骸祭台上每日爲傳教區恩人獻祭
東京公教上智大學院長逝世	蔡總主教巡視西北各省教務祈禱和平
輔仁女中新校舍落成禮	曹州地震公教建築物之損失 考得美國學
位之國籍修女回國對靜宜女中服務	李樹森先生服務傳教二十五週
紀念 北平西郊被擄之司鐸修士四位釋放回平	科學考察團回滬
上海公事乘與滬戰	中華公教書師會舉行第二屆大會
中外大事表	

星 家 德 大 版 出 社 誌 雜 教 聖 大 海 上

號 三 二 八 一 第 字 書 証 記 登 部 政 內

類 紙 聞 新 爲 認 號 掛 政 郵 華 中

Petitiones librorum multæ

advenerunt a die 13 Augusti ad finem septembris.

Missi sunt statim ac officium postale potuit eos accipere.

Nondum potuerunt mitti ad Hopeh, Honan.

Pro quibusdam regionibus (Yunnan, Szechwan) pretium vecturæ est valde magnum; non mittimus,
ad tempus, nisi requiratur



震大公會叢書 第一第二册

N° 879-3 憶 NONNI et MANNI 每本大洋一角六分
十本大洋一元二角

Récits Islandais a P. Jón SVENSSON, S. J.

Transl. M. P. Hou Toan (胡煒), Auroræ alumnus.

133 pag. 18 × 13 cm. \$ 0.16 Decem exemp. \$ 1.20

是著者自己的一部聖召史
是令人髮聳的一部冒險記
是懷美偉大的一部回憶錄

N° 274-2 信愛 Étincelles de Foi et d'Amour

每本三角
十本二元半

Auctore P. de Nadaillac, S. J. Transl. Fr. Al. Wang, S. J. (王仁生)

290 pag. 9 × 13 cm. \$ 0.30 (10 exemp. \$ 2.50)

出版了第十八本小叢書軍體聖

N° 418-3 苦耶穌 每本大洋一角四分
十本大洋一元

Passio D. N. J.-C. pueris narrata et explicata

a Mat. Tch'en (陳田), e semin. Zi-ka-wei

1 vol. 19 × 13 cm. 102 pag. 14 imag. \$ 0.14

Decem exemplaria \$ 1.00

作者按照聖經和傳說，用小說體裁敘述耶穌底聖難，文字淺顯通俗，而又
在鼓勵兒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跟隨耶穌走苦路，有意認識苦耶穌
者，不能不看，有意默思耶穌聖難而修成者，更不能不看。



N° 80-4 賢婦戴伊濟傳畧 每本大洋一角八分

B. Anna-Maria Taigi, transl. Dno Wang (王昌社)

1 vol. 19 × 13 cm. 153 pag. 2 imag. \$ 0.18

對於戰爭我人當有之思想

編者

戰爭是一個大禍患，原非天主所欲，

因天主欲人有福故。但世界上戰爭是不能

絕對免去的；因人有私慾故。有私慾，故

爭權奪利，至解決無方而動干戈矣。但戰

爭亦為天主所許，天主之所以許，因天主

在戰爭之大禍患中，能為人得到許多別種

之益處故，即轉禍為福，概言之，可有：

人更能熱心修德，補過贖罪；

人更能洞明世財世福之虛假，而看重

天福；

許多無辜者之血，可以平息主怒，而

洗滌社會上之種種腐點；

諸聖相通功之道理，於戰爭時，更覺

切實之效力；

一國之中，人民更覺彼此之團結力，

與親愛之德；

戰爭能為復興民族，復新民德之至善

機會。

總之：戰爭是在天主上智預許之中，

故戰爭之影響亦在天主上智預安排之中，

我人在盡人事之餘，惟有忍耐，契合天主

聖意，而有依恃心，期望心，期望天主降

福我民眾，我軍士，我官長，而得到最後

之勝利。

戰爭與愛國

徐宗澤

中日之戰爭已不宣而開始矣，中國之土地已被蹂躪矣，中國之無辜人民已被殺戮矣；當此戰雲密布之際，頗有人欲知吾天主教對於戰爭所抱之觀念，對於愛國所當表示之態度者矣；因此，余有此篇論文之作焉。

今夫兵凶戰危，古有明訓；人有疑天主教反對戰爭者矣。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兵固未嘗不可用，惟當視其所用之宗旨為何如耳。戰爭為一極大之禍患，莫可與之比京，寡人妻，孤人子，傷人父母；擾亂社會之和平，國家之秩序，為公義公理之戕賊，戰爭所以當用盡種種方法以避免之也；然有時所用之方法至於極點，至戰爭不可避免，則戰爭已為緊要，而不能不戰矣；蔣委員長所謂犧牲到「最後關頭」，惟有拚全民族生命，以求國家之生存，「抗戰」而已。

然所謂之「最後關頭」，究竟到如何程度，戰爭方可謂緊要？曰有三種情境：一，一國之獨立主權被蹂躪時；

二，一國國土之完整被侵畧時；三，一國當有之尊敬及光榮被侮辱時；在此任何一情境中，苟一切和平之方法，用之均不得其效，則為自衛計，戰爭已成爲緊要；猶如人與人中，苟某甲欲無理殺害某乙，則乙爲保護自己生命故，當抵抗暴力，設爲自保起見，無他法，雖殺甲，亦爲公理所許可；國家亦然，當保護全民族之生命，故爲自衛計，起而抗戰，拒戰，應戰，戰爭已成爲緊要之事。緊要之戰爭，故必合於公義正理的；公義正理之戰爭，勝則爲懲罰之戰，懲罰擾亂公義正理之侵畧國也；敗則亦有光榮，蓋爲保護己國之獨立與國土之完整，豈非一光榮之事乎；至被侵犯之公義與正理，不伸於今日，必伸於將來，公義之主宰必不放其一毫一絲之過去；否則，強權與暴力可以代替公義與正理，而倫序於焉戕亡；此豈天主教上智毒害世界之意旨哉。聖奧斯定在「天主之城」一書中，論戰爭之事。De Civitate Dei vol. 19 有同樣之意，其大旨可括以四端：（一）公義之戰，在抑止仇敵無理之舉動；（二）戰爭爲

保護正當權利最後之方法，蓋戰爭爲至慘之事，惟有至大之義務在，始可受至慘之痛苦；(三)戰爭之正當，不在於戰勝之利益，而在於公義之平安；即用戰爭以恢復社會之秩序，而永久保存之；(四)戰之災禍，乃今世之一種罪罰，天主許以嚴罰人民，及清潔人民之罪惡者也。參見本誌第四年第七期

二張
七百

準上而談，戰爭固未嘗不可，惟當要有其最大最正之理由，且有時爲保護公義不能幸免者也。既開戰矣，國際

兩國開戰交戰之前須正式宣告 交戰之國，能用種種合理的有效方法，制服敵人；使公義得以恢復，和平得以復還也。吾謂合理的有效方法，因爲戰爭所用之方法亦當依法律之所許可，及時國際公法之所規定，非任何非法之戰具，違禁之動作可任意施用也。非法違禁之戰法，據歐戰前國際公法所載，畧有數種：

- 一，野蠻方法，如虐待降卒，殘殺無械之敵軍，派人暗中行刺，懸賞購買敵將頭顱等等行爲，均係野蠻方法，早爲世界文用國所禁用。
- 二，野蠻器械，如毒箭，毒氣，紅球，重量不滿四百格那母之炸彈，登登 Dum Dum 錫裂鎗彈，以及投拋毒藥於敵國井中或泉，散佈瘟疫病微生物等等

均係國際禁用之野蠻方法。

三，失信詭騙，如兩方已定約停戰，忽然一方突起攻擊；譬如假用紅十字旗私運兵械等等失信之騙詐。

參見周緯著新國際公法下冊十一頁商務印書館出版

非法違禁之戰法所以禁止者，蓋戰爭爲求得和平之方法，令敵人接受和平之條件；非在殘暴兇殺，轟炸非戰人士，毀壞公私非戰之各種建築；如教堂庵廟，慈善及文化事業之機關及其他類似之一切建築物。二十世紀爲最文明之世界，科學又最進步，故戰爭已成爲科學化的戰爭；正爲此故，戰器戰法更當合於文明之國體，不當徒恃器械之犀利而強蠻橫行，以暴露其獸性，自失其國格國光也。

說者曰：戰爭爲天下一極大之禍患，爭城奪地，殺人流血，軍隊所至，天地爲慘；何至善至慈之天主忍心許此？答曰：天主造天地萬物神人，不特保存之，且掌管之，使萬物各得其所，故戰爭亦在天主上智亨毒之中，蓋萬物萬事，天主皆與以一各本有之宗向，使之趨赴之者，如火之宗向（火性）在燃燒，水之宗向（水性）在潤澤，除各物有一本宗向外，宇宙間之受造物，無論有靈無靈，天主亦定有一公共之宗向，令其互助以趨向之，以成就天主造世贖世之終向。萬物萬事之本向與公向，猶日之有自轉與公轉

也；萬物萬事之循序進展，是天主亭毒化育之功也。然日月有侵蝕，事物亦有變化，事物之變化，無異日月之侵蝕，莫不在天主上智預知預欲預許之中。戰爭者，事物之變化，猶其餘之一切災難：如疾病，死亡，瘟疫，痛苦，罪惡等等。此等災難，至少是天主所准許者，蓋無一髮之脫落而無天主之准許者也。然天主何以准許之？此乃天主無窮奧妙之上智，非人有限之明悟所能窺測而洞明之也；惟有一事能知者，即造物主之准許必有其超越之理由在也。如必欲以人微小之明悟解說之，則可有以下之說明；即天主造人，與人以自主之權，使之能為善立功，以得永遠之賞報；人妄用自主權，則禍患罪惡隨之而來矣。戰爭者是人因私慾妄用自主權而興起之最大禍患也；蓋人驕傲，貪求無厭，強凌弱，衆暴寡，必欲蠶食人國，侵畧人獨立之主權而後快；夫然後而戰禍起矣。天主固未嘗不欲阻當此戰禍之興起，但人妄自尊大，不接受天主之警告，永遠之嚴罰，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而破壞天主所定之倫序矣。

雖然，戰爭固為天大之禍患，然天主亦能以之轉禍為福也；其福可見在道德方面，社會方面，宗教方面。

在道德方面言，在戰爭時期，人民傾家蕩產，離流失所，社會上一切事業均停頓無遺，失其固有之常態。難民

有當救濟者，傷兵有當援助者，後援之組織，救國之公債，戰士之需用品，醫院之看護員，在在均感缺乏，凡此皆可以激動人心，出其餘下之精神及財力，以供給各方面之要需；而人們能多得立功之機會，一新其心身也。夫人修德立功，不被逼到最後關頭，衝擊其心靈，必無豪傑之行，發顯於外；戰爭時期之能多傑德奇行，正為此故也。至若在前線之戰士，冒鋒鏑，流鮮血，在炮火機炸之下，不怕捐生命，勇往直前，其一種犧牲心，忠勇心，衛國保民心，克苦忍耐真心真使天地為之震動，日月為之失光也。此等道德之表現，在倫理界上，豈不有至大之價值哉？

在社會方面，在戰爭時期，社會上之一切組織，制度，經濟，生活等等發生極大之變動與擾亂。夫一社會之中，人民平日之生活，因享奢侈之樂，未免罪惡之叢集，尤其在都市之中，風化習尚，奢靡無度；有戰爭而能警戒羣衆，使之驚惕，因而改弦易轍者，自必不在少數。又一切娛樂之方法，縱慾之機關，亦得暫行取消，以新社會之耳目，戰爭於社會公共之生活，故不無革新之影響也。擴而大之，戰爭亦為復興民族之良機。蓋國猶人也，猶社會也，承平日久，則政治腐敗，綱紀蕩然，旋至滅亡者，史冊上見不一見。有戰爭而政治上之一切腐敗之因素，殘廢之

種子，得以淘汰盡淨，而一線之生命，猶可灌輸以優良之鮮血，而維持其壽命，增進其力量，卒至復興；所謂多難興邦，卽此意也。

在宗教方面，人生在世莫不有過，過而改之，尙有應受之罰也；有罰所以我人當行補過之工，所謂補贖是也。

戰爭爲一極大之災難，吾人甘心受之，足以補過贖愆，減少將來煉獄之苦，此所以爲補贖有益也。世界爲我人升天立功之試驗場，世界上之災難爲試驗我人立功之利器。故我人在戰爭時，苟能熱心修德，自能多立功勞，以得將來天國上之賞報；此所以爲立功有益也。戰爭時有許多無辜人民，或死於非命，或遭遇大患，而惡貫盈滿之人，反得優遊法外，一若無天主之公義在者。殊不知義人往往爲罪人補過，無辜之耶穌爲我罪人釘死十字架，已足與吾人一至好之表樣；且聖教會有諸聖相通功之超越信道，明示義人之血，足以贖罪人之代價；蓋人與人，在超性界上亦有連帶之關係，義德之人爲耶穌奧妙神體之肢體，而耶穌爲其首；一肢體所以能助別一肢體之健全，使耶穌之奧體日益長大也。又戰爭時，有許多熱心及公正之人，在物質及精神方面受極大之損失；此亦天主許之，欲人洞明世福世榮世財非吾人之真福真榮真財；吾人之真福真榮真財是天主

國上之永福；世上之事物不過爲得獲永福之方法，吾人對於世上事物之價值當有一正確之觀念；而此等正確之觀念，非任何時人能懂而明之；惟在窘難之中方能醒悟；今我懂悟也，實天主之一大恩典也。

縱上觀之：戰爭爲擾亂社會和平，人類倫序之天大禍患，故當極端以避免之；至因一國之獨立主權與其領土被侵畧而不得不出以戰爭，則戰法，戰器，尤當合於國際之法，人性之律，不可爲野蠻之舉動也。戰爭非天主所欲，天主不過不欲妨害人之自主權而准許之耳；但此准許亦在天主上智佈置之中，故與天主上智不相抵觸；天主且能從戰爭之禍，造福於人也。



上節言戰爭，已概括論之矣；今言愛國，愛國二字是一抽象名詞，抽象是無形可形，無象可象者也；故必須以可形可象之具體事實以形狀之，然後愛國之意義，方能顯現；茲取一事實以明之。

今夫人自呱呱墜地，卽與是地發生一種密切之關係；是地非他，卽我家我鄉所居之地；我家之中，有父母兄弟姊妹子女；我鄉之內，皆爲比屋而居之鄉鄰父老，我則生於斯，長於斯，遊於斯；一鄉一家之中，凡婚喪喜事，禮

讓往來，彼此皆有聯絡，以盡其鄉情戚誼之關係；農夫則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商賈則懋遷有無，交易而退；士子則誦詩讀書，敦品修行，平居之生活，晏如也。及一旦戰爭忽然興起，有不得已而離家背鄉，攜老扶幼，逃往他方者。不幸而我家被強敵佔據，我鄉被仇人蹂躪，地方上之公私建築，被敵機敵炮毀滅，家亡人散，飽嘗戰爭之痛苦後，於是思及我平日居於家鄉，安居樂業，受國家保護之恩矣；於是見忠勇之戰士，赴前線，流鮮血以衛護國土，驅敵出境，有功於我民衆者矣。於是見傷兵與難民，而砰然心動，思設法以扶助之慰藉之矣；至若救國公債也，慈善事業之捐輸也，前線之救護也，軍用之種種要需也，我肯量力捐助矣；此無他，蓋我知國家之可愛當愛，而潛藏於我心中之愛國心，在此戰爭時期，乃表顯於外矣。

從上述之具體事實，我於是可分析國家之觀念，及愛國心之組成者矣。國家之觀念由家庭與家鄉之觀念，擴大而成；蓋集家而成一鄉一縣一國；故國者家之擴張體也；國之組成，國與國人之關係，猶家之組成，家與家人之關係也；其關係雖有大小疏遠之不同，然其理則一也。此關係實爲愛家心，愛鄉心，愛國心之所由起。家庭之中，因有骨肉之關係，故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愛情；有此愛

情故家中之一切大小事情，與我遂有親密之關係；我家之歷史，我家之家道，我家之家風，我家之悲歡事，與我皆一體相關也。因此一體相關之故，故我愛家之心根於我心而自然興起也。愛國之心亦然，亦由國民與國家在種種之關係上而發生。國家之構成，具有人民，領土，政府及主權四要素。一國之人民，同生活於一國之中，則人民間，如家人間，即有一種團結之關係；一鄉一族之人，偶遇於別地，即發生同鄉同族之友誼；一國之人遇之於別國之土，亦感到同國之情愫；此即一國人民間之愛國心也。組織國家之人民，必有其所定居之土地，是即領土也。國家之領土，是神聖不可侵犯者，領土爲他國佔領，國家之獨立即被侵犯。我家房屋被人佔據一角，我即生不快之情；人民爲保護己國領土之完整，愛國之心因即發顯也。有領地，有人民而不有政府之組織，則人民未有國家之生活，一團民衆而已。故有國家，必有政府；政府爲國家之代表，抵禦外來之侵犯，維持內部之秩序，有造福人民之責任者也。政府既爲人民造福之機關，猶父母爲保護子女之親長，人民豈不當對之而愛戴而擁護乎；是即愛國之心也。一國之主權爲一國獨立國家之要素，有主權之國家，凡國家所屬之人民，領土，政府及人民行爲，國土產物，政府產

物，均不受他國侵犯或干涉。主權受人侵犯干涉，是猶索政操自外人也。人民爲國家獨立主權故，所以愛國之心亦油然而生也。

構成愛國心之因素，還有孫中山先生所謂之五種自然力：一，血統；二，生活；三，語言；四，風俗習慣；五，宗教。血統爲團結民心最有效力之一物；各民族之中，往往因血統之關係而易於聯合起來。共同生活不特能加增國人彼此親密之關係，且能造成共同利害之心思，因而愛國心亦能激發增進。語言爲交通思想之工具，溝通情感，聯絡意志者也；所以與愛國心有密切之關係。風俗習慣爲陶鑄愛國心之要素，所謂一道同風，卽意志統一而服從政府也。宗教能提高國人之愛國心至至高之程度，能使國人有犧牲心，克苦心，忍耐心，卽使爲國而捐軀亦所不辭。

組成愛國心之因素既如上述，然如何愛國耶？曰：愛國非他，卽愛我國中之一切人，物，事是也。一國中之人，物，事，此國與彼國不同，各國皆有其特性；故我愛國，愛我國固有之本國特性也。在人方面言，我國歷史上之一切有名人士與當今著名之人士，有功效，學，社會，人類者，我皆當愛之也。在物之方面言，我國歷史上之一切紀念物，以及建築，產物，出品等等凡爲我國者，我皆當愛

之也。在事之方面言，我國之歷史，文化，風俗，習尚，言語文字，制度，我皆當愛之也。然此祇在物質方面言之；最要者是在精神方面，我愛國，在我思，言，行中，當有我國之精神表現，是之謂愛國之真旨。

雖然，我所謂之愛國精神，非崇拜我國，高抬我國，以爲我國是天潢之子，具有特別之優長，而排斥他國者也。此種是情感，是偏情，不足謂愛國心；愛國心是合理順義者也；合理順義之愛國，不侵犯他國之領土，與主權，不侮辱他國之尊榮，不疾視他國之進步者也。然與他國並立於世，互相友愛，互相協助，各尊敬彼此之權利，各盡彼此之義務，以鞏固世界之和平秩序爲前提。

愛國爲國人當盡之本分；而吾天主教教友更當加增一重本分，近日上海惠主教通諭爲中國祈禱事中有曰：「我們是公教教友，所以我們的愛國心，當超過任何國民；我們的公教正因爲是天主的，所以對於天主分給我們各人的部份世界——就是我們的國家——不能漠不關心的，國家是列祖列宗的遺產，是生我養我的母親，我們有義務效忠國家。」旨哉斯言，教友當愛國家之理由闡發詳明矣。

國家當戰爭之際，人民愛國之心又當有其特殊之性質；依余觀之，當有以下之數點：

一，國人之意志當統一也。天下最不能一致者，莫人之意志若，所謂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者是也。戰爭為國家生活之變態時期，故欲穩渡此時期也，上下須一心，一德，一意，惟政府之意志是從。所以一國之言論，動作，當有統制，當有一貫。

一，國人當有犧牲心也。戰爭是國家之一大災難，無論個人，無論團體，無論公私，在物質與精神方面有極大之損失。此等損失實為最後勝利及真正和平之代價。所以人民當個個抱有此犧牲之心，以表示其愛國心。

一，國人當有效勞心也。戰爭期內在在需要人力與財力；前線之戰士為國捐軀而抗敵，後防之人民安可不盡己之所能所有參與戰事之工作乎。傷兵如何慰藉之，難民如何救濟之，軍中之要需如何供給之，救國公債如何推廣之。凡此種種皆愛國心之表示也。

一，國人當供獻專門技術也。戰爭時期，百務待舉，需才孔亟，專門人才尤為緊要。故國中凡有一材一藝者，

當效毛遂之自荐，展發其之技能。夫愛國莫善於為國家服務，戰爭期內之服務，為愛國之士更當關心者也。

一，國人當為國家祈禱也。吾人在世需要天主之恩寵，及扶助甚多，尤其是在特別災難之時；而天主賜人恩寵也，亦要吾人多多祈禱，故在戰爭時期，吾人之祈禱豈不甚為重要乎。祈求天主保護我國，保護我國之官長，軍士人民；保護我國之城市，建築，及一切的一切。聖經上云：求則得之。我儕盍一心一德，祈求吾國之最後勝利。

今夫戰爭者，實擾亂世界和平之大戰患，非天主所欲者也；然有時為恢復被侵犯之公義與正理，戰爭亦有不得不然者矣。戰爭亦為激發人民表示愛國心之一好機會。愛國為國人當有之本分。聖多瑪斯有言曰：我人在世，有應該報恩的三樣本分：一對天主，一對父母，一對國家。當此我國在應戰，抗戰之中，國人盍一心一德在政府領導之下戮力拒敵，以盡我愛國之本分哉。

敬請閱報諸君採訪各省方志

西班牙的內戰

吳應楓譯

西國主教聯署致世界各主教의 公函

可敬神昆：

公函的動機○艱難的時候，公教信友，本兄弟和愛的律法，基多妙體的結構，常互相協助。主教們，就是聖神用來掌理教會的。當西國蒙她有史來空前的風波的時候，會接到國外主教們許多表示同情的函件。西國的司牧階級，於自身和司鐸和聖堂，痛遭打擊之餘，今天願以這聯署的公函，答復來自世界各地的慰問。

我們的國家，正在一大動盪中：這不單是一最慘酷最痛心的內戰，這且是一危及社會根本，國家生存的革命。可敬神昆，你們對此，已有相當的見解；你們的心，早於你們的口中，顯露於我衆了。你們對於我可愛國家的深情，也都領畧過了。望天主酬報你們！

到底，可敬神昆，在表示我感忱的時候，擬把在西國經過的實際情形，每因誤會而引起不良批評者，畧陳於左右。這是一個事實，一個屢經證明的事實：大半國外智識界，尚茫茫於我國過去的情形。這種差誤的批評，或來自公教的仇敵，他們以爲西國的內亂，是一幕擁護或打倒基

多教會文化的戲劇。相反爭霸聯邦的政見，國際的潛勢力，(anti-papal)和那利用若干智昏的西國公教信友爲屏護的叛國派，都是危害祖國的份子。而我們最傷心的，是看到不少的國外公教報紙，也指鹿爲馬！妄謬立論。當知道這種宣傳，大有害於我爲神聖利益而奮鬥的國人。我們，聯署這封公函的主教，幾沒有一個，沒有將內戰的正義，作相當的宣傳。對於我們指示的國外公教報紙，我們表示滿意；但對於那些當重視而反駁斥公教司牧談話的日報雜誌，我們不勝抱歉。

爲此，西國司牧階級，自信有責，對於地方神昆作一聯合宣言，昭示曾被鹵莽惡意掩蓋之正理，使若輩幫助我們去宣傳。這里要討論的大問題，並不關於一國的政治的，到底，關於社會性命的根本：宗教，公理，威權；和百姓的自由。

這樣，除盡了司牧的訓導責職外，我們又盡了愛教愛國愛人的三種責任。愛教的責任，因爲看到重大的潰職，傑出的懿行，同時表演於我國，我們可以用以使人怎樣戒

惡行善，愛國的責任，因為主教第一個該當保護祖國的令譽，我國之所以這樣基多化，宏宣福音，生產信友，都是我祖宗之功。愛人的責任，因為既然天主許我們的國家，做兩種想爭服世界主義的試驗場，我們希望這種悲劇限演於我國，而他國能免於浩劫。

公函的性質○這件公函，並非是一篇論文，到底是一個關於內戰，歷史方面，簡單的陳述。西國的戰事，是兩種對立主義爭雄的結果。起初的時候，一切倫理，法律，宗教，歷史的大問題，都歸入於內。現在已經實行的主義的綱領，是很容易指出的。就在這裡聯署的主教當中，已有多位已予以豐富的發揮。到底際此這冷酷的實踐主義時代，另外幾時論及西國的內戰，人家所要求的，——國外人實在已屢次要求的——是積極或消極方面，各種已定的事實。

為此，這篇文字，是篇純粹的寫實。先行申明我們認為準確的歷史觀念，後把人家的毀謗，予以糾正。

我們對於內戰的態度——西國的內戰，早於人家開始向國家固有的結構，猛施攻擊的當兒，可以預料。西國的司牧階級，從一九三一年迄今的言行，完全出以極度的明智。他們謹遵公教的習慣，依照宗座的指令，常堅決地信

任合法政府，共同努力於公益。本司牧階級，雖頓遭物質精神上之侵害，但依舊遵守前約，始終不渝。遇到侵略的行爲，在可能範圍內，我們莫不表示服從。幾時有關我們的職責，則我們一面雖作鄭重合理的抗議，一面仍誠懇地勸令我們的屬下，要服從，要忍耐，要和平。西國的公教信友，都聽我們的勸告。此足証當此社會政治極度騷擾的時間，我們是協和國家的良好動力。

當內戰開始之後，我們同聲表示扼腕，因為戰爭是一個大禍患，少能得到相當的賠償。且我們的天責，是在求「和平太平於地」。內戰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舉着雙手，求主解除。現在呢，我們常重提教宗庇護十一世，在這列強互相衝突，歐陸大戰，瞬將爆發時的訓話：「我們呼籲和平，我們歌頌和平，我們祈禱和平」。天主明知我們會如何努力，為減少災禍。

在我們和平的新望上，願加以寬宥我們仇敵的，和懷愛衆人的情緒。在戰場上，對於兩方的神子，我們要重提大宗徒的話：「吾主知道，我們怎樣愛爾衆於耶穌基多」。

到底和平是一天主的，國家的，社會的，個人的秩序的安靜；這個安靜，在把天主的光榮，放於衆職任之上，

且使從愛主的愛情里，流出人間的友愛來。這樣，人將各得其所，各得其物。一。戰爭雖是人世間最可怕的災難，但有時是惟一有救的猛藥，使一切入於公理的正軌，和平的正道。若以徵諸世間的常情，和上智的秩序，看來很難例外的。聖教會雖為「和平之王」的女兒，却也祝聖戰旗，創立敢死團，組織十字軍，抵抗信德的仇敵。

我們的處境，還沒有到這個地步，聖教會並不要這個戰爭。我們也用不到對那些誣告教會主戰的國外報紙去辯護。不差，有許多公教信友，爲了良心和愛國心的驅策，在私人的責任下，執着兵器，去捍衛公教義理，千百年所組織的國家。凡謂西國公教是引起，激勵這個戰爭的罪人，或沒有實力去阻止戰爭的人，都未嘗看清是非。

西國司牧階級，對於現代的內戰的觀察點是這樣。在內戰以前，西國公教，早已受到侮辱打擊，且是一方肆虐的重要目標。到底教會方面，仍努力用他的祈禱，訓導，努力，去阻止損失，縮短難日。

今天我們對於這複雜的問題，所以要做一聯署的說明，不出兩個理由。第一，因爲就是這個戰爭，不過關係政治，社會，但她對於教會的影響，一定也是很大的。且於戰爭之初，一方有意消滅公教。我們身爲司牧的，爲保護

耶穌基多的利益，不得不起而抗議，不甘爲「啞犬」，而受先知加於當言不言者的咀咒。第二，因爲西國公教對於內戰的態度，時受國外人不合理的詮釋。某位政界的權威，在一個國外的公教雜誌上，謂這次的西國戰爭，當歸罪於總主教們的盲目。這些耆老，都是君主權下的產品。爲了什麼紀律的問題，強制別的主教，同聲擁護革命。還有些人，說我們太倉忙，輕易把聖教的安甯，犧牲於陰狠的一種政治主義下，到底說這些話的人當知道，我們有責任保護聖教的自主。

這個自主，我們不能放手，我們將盡我們的牧職，爲聖教會要求應得的種種自由。爲着這個自主，我們絕對不屬於人，隨這人是誰，這人如何優待我們，如何救我們於仇敵之手。我們常準備着，爲了我們的公教主教與西國公民的名義，同那些努力創造和平公義的政權的人合作。任何政治勢力，當知道我們常堅守這條陣線。

戰爭的前五年

我們敢肯定的說，內戰的原因，若非執政者的惡意或敷衍，定是他們的愚昧差失，爲政不知秉公辦理。

別的枝節的原因，大可無容多贅。一九三一年的立法者，和行政院，把我們的歷史，驟然置諸相反民族性，相

反宗教信仰的歧途上。憲法和反宗教法，衆矢一鵠，向民衆信仰，奠定了一個凶暴持久的攻擊。天主的權威，掃地以盡，聖教會橫遭壓迫，從此我們社會的根本，大爲減弱。大半的西國民衆，具有乃祖的活潑的信德，很忍耐地，在惡法的侵畧。到底從此在他們的心里，就種了反抗那絕不講公理的政府的根子。

并且同時，政府在重大的境遇里，放任無數做搗亂工作。一九三一年五月，瑪德利特京城里和別地的天主教堂，被人焚燒。一九三四年十月的暴動，在加帶老月，和亞斯多利，竟成無政府世界。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之間，這亂民蹂躪摧毀的聖堂，有四一一的多，重大暗殺案件，總有三千多。在凌遲的政府威權之下，隱暗的惡勢力，到處橫行。

我們的民主制，因政府的缺乏能力，就被動搖。又強姦民意，顛倒是非。一九三六年二月的選舉，右派雖較左派多五十餘票，結果右派的議員比人民陣線的議員，少了一一八席。真正的理由，因爲政府任意把若干省的選舉票，完全作廢的緣故。堂堂的議院制，開始即見舞弊。

當我社會組織漸行解體，國家財政，頓於破產，勞工制度，突然生變。社會教育，薄弱的當兒，強隣蘇俄，乘

機而入，操縱我國的共產黨員，用戲劇電影，赤化的習俗，毒索的理論，物質的鈎誘，預備革命的爆發。這革命爆發的年月，是很容易指出來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七日，人民陣線得勝紀念日，蘇聯共黨，決定了西國的革命，予以驚人的資助。五月一日，青年數百人，公然要求炸彈，手槍，火藥等等，準備開始革命。五月六日，蘇聯的代表，與西國第三國際的代表，開會於魏朗斯。議結案的第九款是：「選擇瑪德利奪一支部，會同幹鍊的警察，從事暗殺將來能做取革命工作的政界人物」。當時，自瑪德利奪起，直至最遼遠的鄉村，一分革命份子，都受軍事訓練，置有大量的兵器。照人家的估量，兵的數目，約有廿五萬。

可敬神昆，上述的事實，出諸司牧階級的公函，恐未能通過。但是我們深信，當這慘無天日的環境下，民衆的抵抗運動，不無相當的理由。天主教是社會生命的根基峯頂；拋棄了他，什麼都不能代他管理保障世界。且那沒有天主，沒有良心的惡勢力，在國際黨徒指揮之下，西國將入無政府狀態。試問無政府主義，非相反公益公理和公衆秩序的嗎？現在西國淪亡於共黨手的各地，都到了這個地步

這些真事實，你們可以質諸聖多瑪斯武力自衛的道理，你們當可得到準確的決案。當革命開始以來，宗教，公理，和平，已受到最利害的動搖。西國的明質優秀份子，都異口同聲，承認這危害。至於天神博士所說的第三種條件，勝利的希望，且讓歷史去證明，但至今未見相反的現象。

一個國外的雜誌，對於被害的司鐸，和內戰的種切，曾有這樣的譴責：「若反人民陣線不起事，公共的秩序，想至今無恙。共黨雖作了不少的孽——那個雜誌上說——但弗朗哥不揭竿而起，則千百被害的司鐸，仍能繼續行救靈的工作——我們目睹慘劇的人，未能同意。請把我們的見解，寫在左面。真理全在反面，照許多有力的証據，共產黨所縝密籌劃的世界革命，神職班和正人君子的屠殺，一如工業的蘇維埃化，却是最注意的。今年一月，一個共黨的領袖，用播音向世界說：「人家當說明事情的真相，實在，軍人們已先我阻止革命的爆發」。五年來的屠殺，把西國神形的各種公益，摧毀無盡，於是在西國的人民心里，起了一緊張的思潮。合法的抵抗既失效，只有用武力來維持秩序和平。野心的第三國際既決意打倒舊有的政制代以共黨制，則我西國的出路，或讓共黨的殘殺，轉輾溝

壑，如若干區域已飽受的。或者憑着偉大的努力，用血肉來驅逐惡黨，挽救我社會性命的根本原則。

軍人起義和共產革命○去年七月十八日，軍人起義，戰爭開始。到底當知道這次的起義，並不限於軍人，許多優秀的人民，也共同參加。所以這次的起義，可稱為民衆軍人的活動。爲此，最欲得到這次戰爭的真實性，共產革命和軍人起義是不能分開的。兩種不同的主義，把西國一分爲兩，而相見於戰場。

軍人起義前，屢次請求執政當局，用合法的手腕，阻止共產革命。請求宣告失敗之後，正面的衝突就開始了。起初軍人的目的，並不想怎樣去抵抗那要解除他們武裝的政府軍，到底在抵抗在政府縱容下的共軍。他們不久加入國家正式軍隊，除了非法已具的兵器外，又得使用國家兵庫的槍械。於是如湯沃電，對於社會的保障，猛施攻擊。這是政府對於軍人且衆騷動的實際。不差，這又是公教派的一種反動，到底它的目的，莫非在攻擊亂黨。蘇俄藏身於政府軍隊中，出號施令，套着人民陣線的面具，作破壞社會秩序，赤化西國的工作。這件事，是彰明較著的。你若欲考慮西國國民運動的是否合法問題，你先當明白對方軍隊中，不少不受節制，漫無紀律的師團。他們的權

勢，真可說大於國家。

天主教是完善的社會的基礎，同政府軍聯合的共黨，都是反天主的。一九三一年的反宗教法，目的在破壞天主教的一切。我們暫不願提及那些參加戰爭，而並不懷抱這項觀念的人，我們只論其概要。

爲此，在民衆心理，發生了一種宗教的返響，這種返響與共黨的行爲，遙遙相對。西國已分爲兩大軍事的勢力，每種勢力，都很民衆化。因民衆的通力合作，兩種瓜分國家的勢力，各成一極。什麼志願軍呀，後防隊呀，都是附於兩極的鐵屑。

西國的內戰，如一武裝的總投票。一九三六年，二月民衆戰爭，共產黨的所以能得到勝利，皆賴政府的暗助。這軍民的戰爭，是怎樣凶暴的呢！一方面帶着宗教色彩，要保障社會的安全，信仰的自由，祖傳的文化。他方面的色彩都是唯物的。共產的，搗亂的，欲以蘇聯的文化，瓜代舊有的文化。

附屬的各種變相，並不改變戰爭的內性。國際的共產黨，爭到西國來，幫助共產化的軍民。爲了一種同等的返響，和國際變幻的風雲，別國的軍民，亦來參加戰爭，扶助傳統的西國。但是這個戰爭雖帶些國際化，都仍不失其

國家的性質。

爲此若干明白的觀察家，對於我們的內戰，寫了下面幾句話：「這是一個共產主義和基多文化的賽跑」，「這是一個搗亂和秩序爭雄的最後階級」，「這是一個國際在國家戰場的戰爭，共產主義在半島上，揭起一個可怕的爭戰，歐洲的命運，將決於此」。

我們已做了一個歷史的撮要，從這個撮要里，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軍民的騷動，原始是一個捍衛文明社會根本原則的運動。在它進行的程序內，它的目標，在攻擊和政府結聯的亂黨。開始的時候，想政府也並不有意贊成亂黨的主義。

在下面請做幾個結論。第一，和平的聖教會，雖沒有鼓吹參加戰爭，但對於戰爭，却不能視若無睹：她的道理精神，保守主義，和她在蘇俄的閱歷，不許她有這種態度。天主教在世上的事業，端賴聖教的工作，現在她在財產權利上所受到的損失，是一莫之與京的。人事總難盡善，但是西國傳統的公教精神，定當保持的。

第二，但聖教會對於現在或將來能改變原始的國民運動的行爲，趨勢，觀念，都不加參與。

第三，在這軍民戰爭底里，有兩種根子：一種由於愛

國心，以爲非此不足以喚醒祖國，救其淪亡；一種出於宗教觀念，以爲此戰爭可以打倒天主仇敵，保持公教的信德習慣。

第四，現在，爲得到公理和平，和公理和平里流出來的利益，惟一的希望，在國民運動的勝利。現在人民陣線方面雖拚命努力，但仍無補於社會政治的穩定。

共產革命的特質○西國的共產革命，既已開幕，請一言它的特質。下面的幾句定論，是從鑿鑿的事實里研究出來。若干事實的證據，還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以爲纔從共產黨桎梏下，解放下來的區域的憑據，是最有力的。至於共黨在他們勢力圈內，所做的暴行，極難得到詳確的報告。統而言之，他們所做的種種逆性悖理，相反天主社會個人根本權利的暴行，在歐西歷史是空前的。你若能找到這樣的惡行，搜出各種特點來，作一罪惡的寫真，我想你難能找到一個比現在在西國演着的暴行再厲害的了。這里我們不講心理和社會性的特質；因爲這事需要另外的研究。這次亂黨的革命，在歷史上，是出乎軌外的。

人物的暗殺破壞在共黨方面，完全是有組織的。革命前，從蘇俄來了七十九個搗亂專家。那時共黨聯合委員會，出令各地組織黨軍，破壞聖堂，聖堂和堂內設備的摧毀

，都經着一定步驟。一月之間，聖堂已都不適敬禮之用。一九三一年，無神陣線的目錄上，有下面的一條：「對於教堂，和教士住宅的充何種用場，當由人民公決」。某省黨部定了這一條規則：「在一切舉行宗教禮儀之地，當按照地方情形，改爲百貨商店，公共商場，民衆圖書館，浴室，或任何衛生設備之用」。爲誅滅反革命份子，人家訂了一個「黑目錄」。主教的姓名，每在卷頭。某個共黨領袖，向那些要求拯救本堂的民衆說，「我們有令殄滅這類種子」。

教堂被毀，教士被戮，犧牲的數目，正擢髮難數，對於被毀的大小教堂，我們雖還沒有準確的統計，大約總有二萬左右。司鐸之遭難者，在共產勢力的區域內，每教區以百分之四十計算，（在若干教區直可以百分之八十計算）只以不進修會的神職班而言，當在六千左右。人家用書犬去捉他們，穿山過嶺去追他們，瘋狂似地到處搜尋他們。殺司鐸用不到法院的手續，隨時隨地可行。司鐸是所以被殺，不過爲了他的司祭之職。

這個革命，是最殘暴，最野蠻的。俗人之遭屠殺者，總有三十萬多，他們的罪名，是他們的政治和宗教觀念。在瑪德利奪，起初三個月內，殺了二萬二千人。幾乎沒有

一個村子上的正人君子。凡被殺戮的，講到罪狀的宣佈等等，是完全不用的。許多人肢體塊塊被割，挖目斷舌，赤身裸體，或活葬，我活燒，或砍以鉄斧。簡單言之，對於天主的使臣所用的虐，已達極點了。爲了廉恥和愛德，我們不欲多事描寫。

這個革命是一種獸行。婦人修女的貞操，全不注意。公墓私墳，都遭蹂躪。有名的利巴理隱院中的墳墓，也經拆毀。加帶朗朝的始祖，費來刀完羅，和隱院的重權名人，毛加特主教的墓穴，也都不惜。在未屈辱及巴肋瑪斯英雄的墳墓。刀拉依排熱的頭顱，竟玩之若足球。在瑪德利奪，烏愛斯加的公墓里，把死屍翻出，爭取他們的金牙指環。若干刑罰，竟是獸行，絕無人道。

看到她消滅千百年文化的工作，這個革命正是野蠻的。藝術結構的被滅者，有幾千之多，其間有聞名普世者。焚劫文書室，斬絕歷史方面的重要資料。穿破的油畫，絕斷的木刻，種種寶貴的藝術盡付東流。我公教內，歷史貯藏的宗教藝術，在被佔的區域里，數星期內，破壞無餘。就是在帶拉敖納，排拉的得勝坊，二千年前的古物，也沒有逃脫毒手。刀來奪總主教署，利利亞宮，潑拉陶博物館

的有名的藝術品，搶劫一空。許多圖書館書遭摧滅。從沒有一個戰爭，一個蠻人的侵畧，一個社會的騷動，給予我西國這樣大的損失。不差，現代的破壞器具，正是空前的。所以做破壞工作的器具方法，却是科學化的。

這個革命，把人民最低限度的權利，蹂躪之於足下。皮肋排烏的牢獄中，極刑之下，不知送了幾多的命，囚於監獄輪船中，俘虜們所受的苦，也是不堪設想的。暗殺的多，集團的機關槍掃射，非武裝區域的被轟炸，非親睹者，難道其詳。

這個革命，是反面的革命。在蘇俄萬歲的呼聲里，共產國際旗下，幹他們的破壞工作。牆上的標語，國外名人的不平，蘇俄軍官的控制，損己利人的工作，國際共黨歌，無一不足証它背叛國家的心蹟。

這個革命尤其是反基多的。我們不信在公教史上，在幾星期內，而有過這樣反基多，反公教的惡行。莫可名言的，褻聖的工作。使出席莫斯科無神大會的西國代表，能說這樣的話：「西班牙已勝過蘇維埃的工作，因爲西國的公教會，已全部化爲烏有了。」

致命者數千人，他們所希望的，是西國的復興。羅馬致命

像上，在各種刑罰里，連釘死的刑罰，我想不易找到共黨所採用的刑罰。現代的物質文明，製造了不少新式的刑罰。

恨基多恨童貞瑪利亞的情緒，已到了極點。看到被刺的苦像，被污的聖母像，在皮肋排烏壁櫥內侮辱聖母像的漫畫，紅軍戰壕中譏笑聖教妙情的文字，和耶穌聖體的墻塌，我們可見共黨的惡心。一個共黨徒向聖龕內的聖耶穌說：「我會立志報你仇」。接下去開着手槍道：「送你給紅黨，送你給瑪克斯主義」。

聖人遺骸的褻瀆，足以驚天地的。聖那爾西斯，聖巴斯加排榮，福女倍亞脫利恩西槐，聖伯爾納爾加華，和別的聖人們的遺骸，都被焚化。侮辱的方法，彷彿魔鬼特地獻示他們的。教堂裏的鐘盡行鎔解，宗教的禮儀，在共黨當權的區域內，北部一角除外，掃地以盡。許多有名聖堂內的藝術寶物，都不翼而飛。可憐的司鐸們，還當充他們的苦力。有名的聖像，數世紀來敬禮的對像，盡數燒滅。有幾個地方的當局，甚至令一地方的友，盡出他們所有的聖物，而公然加以毀滅。你看性律的被蹂躪，信仰的被壓制，到了什麼地步！

可敬神昆，我們對於共黨的惡行，不欲再費筆墨了。

聖教雜誌…… 西班牙的內戰（西國主教聯署致世界各主教的公函）

我們且以讓於寫實的歷史。假使人家指摘我們對於西國的革命過分形容，我們當說，從前宗徒保祿，為辯護依臘爾的先知，向天主的仇敵，致了最利害形容辭。聖父在他反共的通牒裏也論及西國的一個可事的破壞。這個破壞出於現代人家以為不可能的一種仇恨，野蠻，殘暴。

我們願重提我們諒解的話，和我們求善的好意。現在我們引幾句三月內西國革命正式報告內的幾句話，作為這段的結尾。「西班牙人民的罪，只在供人做作惡的工具。對於宗教，對於祖國文化，已經證明的仇恨，來自蘇俄」。由東方人灌輸於敗類的腦海中的。所幸我國薰染惡道的人，當死亡臨頭，行將出席最後審判的時候，大半能與他們列祖列宗的天主，重歸於好。在馬要到臨死怙惡的，只有百分之二，在南方，最多百分之二十，在北方，還不及百分之十。在這裏可見，我民的走歧途，是受了騙。

國民運動的特性

現在請一抒國民運動的特性，我們想這是很適當的。在她的精神上言論，大半西國人民，和那不知趨赴民衆仰望，民衆需要的政府，早已脫離關係，而國民運動，都視為國家的一個期望。在未經解放的區域，只望驅逐共黨的時期，早日光臨。國民運動的目標，也是最普遍的：因為

它要挽救保持一個夙有組織的國家，而使之繼續它的歷史。這是一個實際，西國民衆的希望。至於達到這目的方法，我們不敢多贅。

這個運動加強了人民抵抗外來的惡勢力的意志。祖國何解？祖國是繁盛家庭的精神中心。在那里，人民可以得到整個的教育。國民運動，掀起了一個以國家國粹爲樞紐的愛國潮流，從事驅逐危害國家的國際惡勢力。被愛慕耶穌基多的愛情超性化的愛國心，已登了愛德的極峯。看到當時呼着西班牙萬歲，基多君王萬歲，流血抗戰的公民，怎樣能使我們不嘆服愛德的偉大呢？

在國民運動中間，產生了一個若干爲義致命的好現象，（教皇亦以爲眞實的致命）司鐸，修士，俗人都有致命者。這些赤血，將來干戈偃息之後，將與執政者，以極重的責任，如何在和平中建立新國家。

這個運動，及到之處，秩序就開始尊重。若以較諸共黨管理的區域，正有天壤之別，「沒有執政之地，人民渙散」。這勿損人的話，對於在共黨鉄騎下面區域，大可引用。沒有司鐸，沒有教堂，沒有敬禮，沒有公理，沒有治權之地，怎樣能不犧牲於屠殺，飢餓，災苦之下呢？相反，別一方面的人民，雖還籠罩於慘澹戰雲之下，但得安居

樂業，有真正治權的保障，有合乎公理和平的組織。在共產盤踞的區域，人家活的性命，是一無神的性命。在未經淪亡或已經光復的區域內，有敬主之禮，教友性命的氣象，蒸蒸日上。

這種情形，將來或許得到一和平公正的政制度？我們不敢預言。我們的禍患是最深的，社會結構解散。政治內容腐敗，公民責任疏忽，公教教育的幼稚，救國意見的紛歧，許多領袖人物的被害，民衆的仇恨，饑餓的滄至，外來主義的侵各等等，這些都是將來要創造基於舊有文化的新西班牙的障礙。到底我們深望，甘心擔當重大的犧牲以後，我們總能得到我們國家的眞精神。我們將把一滿含基多精神的憲法，去復興它，使它在教育，倫理，社會道德，公教信仰上，悉入正軌。願天主在西國，受到最大的光榮，這有復興國家的主要條件。

幾句辯護的話。這件公函，若對於國外的若干評論，不予答復，不能算已盡了它的職務。

人家責聖教會攻擊人民陣線，聖堂內多事警備，遂使教堂被毀，司鐸被殺。我們不以爲然，各地教堂之被毀，司鐸之被殺，皆在迅電不及掩耳之下同時舉行的。聖堂之所以被毀，因爲是敬禮天主之所。司鐸之所以被殺，因爲

是敬禮的職員。這是彰明較著的事實，用不到再去喋喋。聖教非禍首。她是民衆的第一恩人，宣傳正道，鼓吹社會道德的事業。共黨把佔的地方，她是潔白和平無抵抗的犧牲。

或者問西國的聖教會是否擁有三分之一的國土。民衆的運動，是否爲脫離她的壓迫？這是一可笑的誣辱。教會所有的土地，是很微的：教士的住宅辦公室，教育機關而已。且近來連此亦已遭到了政府的剝削。教會在西國所有的一切，不足供給她四分之一的需要。

人家說聖教會在此戰事里，無意地偏袒一方。聖教會常站於公理和平方面，常喜與政府合作，求國家的公益。她是絕對不隸屬的，爲她無所謂派，無所謂人，無所謂傾向的。在衆人上，在一切上的她，責在以愛德訓誨爲民。她看到蕩子的無良，自然不能無痛於中。或者不信，可以賀諸事實案卷。

人家說這個戰爭是個階級戰爭，而聖教會，對於資本階級方面。凡認識聖教歷史，和她性質的人，都要加以否認。就算在盡義德愛德責任上，有些欠缺，勞工階級，在西國有良好的勞工法的保障，且國家在財產的分配上，已有極好的措施。階級的戰爭，在他國恐要更利害吧。說也

希奇，適在貧苦區域內無戰爭，而於財富階級比較高大的區域內，血流成渠，我們如何能忘記我們的社會法和各種公私立的慈善救濟機關。這些機關，都是很公教化的事業。民衆受了空言的哄騙，不識這種理論都是不合國情，相反有組織的經濟生活的。請你把兩方的社會經濟現勢，一面樂，一面苦，就可以明白了。

或者還要說西國的戰爭，是將來世界上，兩種抵觸的陣線的——人民陣線和法西斯陣線——戰爭的序幕。國民運動的勝利，將使人民做國家的奴隸。某卷國外雜誌上說：西國聖教，在或受瑪得利政府的磨難，或受無公教色彩政治家的敵視的兩條路上，隸了奴役。差了，所說的兩條路不是如上面所說的。到底是這樣的：聖教會不願淪亡於共黨手里，「如若干區域內已表演的」所以求助一種能尊重社會根本原則的權能。對於這權能的傾向，她是很注意的。

至於內戰的將來，我們無從逆料。我們深信這次的戰爭，非爲國家的瘡痕上，建一君主國，然爲復興我民族固有的精神道德；公教的毅力，公教自由。我們深信政治家的明智，爲奠造新西班牙國，不妄抄外國的式規；他們必能顧到國民性命的要求，和我國過去的偉大歷史。有組織的社會，都基於堅強的原則。國家的生命，端賴這些原則

，用不到外來的相反民族性的法則。性命比什麼律法更強，有高見的政治家，不能把一條侵犯民衆心理的律法，施諸實行。我們首先要對於背逆民情的狄克維大政制表示不滿，如對於不負責的議院專政制。我們希望總不至於到這個地步。在這嚴重的時代，拯救西國的，就是幾世紀來，組織她的國家性命的原則。爲保護這些原則，大半西人，正在飲血抗戰。斬斷千年的國粹，是一個大差，到底西國不至陷入這種迷途。

人家每謂國民運動的領袖，也蹈了人民陣線的轍。在國外某雜誌上說：「白軍也用着不正當的方法，對此我們不能不提出抗議。各方來的報告，明指白軍的暴行，不讓於被方的暴行。得不償失，定是最好的評論」。我們以爲作者是個門外漢：每個戰爭有它的過失，國民運動，自然不能例外。暴敵的頑抗，斷不能一笑了事。

公教公理，公教愛德，不能容納有意或無意的暴行。不過作者的評論，離實際太遠了。兩種運動的目的方法，可說風馬牛不相反的。人民陣線所謂的公理，就是反公理，反天主，反社會，反人民的大成。幾時講到公理，人家決不能摒棄公理的主宰。爲屠殺而屠殺，爲破壞而破壞，攻擊非戰鬥員，這是共黨在政治，軍事上所引用的原則；

到底你不能說他方也這樣。

對於排斯格的國家主義問題，至今所有的見解，都是虛偽的。人家以爲這個主義，是國民運動的仇敵。在這問題上，我們請講幾句話。排斯格同胞的公民道德，宗教道德，都是足以稱賞的。對他們所遭的禍患，我們極表同情，因爲他們的禍患，就是我們的禍患，既然同是一國的子民。在這極度嚴重的時期，對於他們領袖的盲目，我們不能無憾。最令人不滿的，他們連聖教會最高領袖的訓話，也置之不睬。教皇在論共產的通牒里說：「搗亂的份子雖不多，但能利用公教人士的間隙，散播毒菌，使他們互相爭鬥」。「那些在信友中從事離間工作的人，於主前，於聖教前，負一可怕的责任」。「共產的內容，是叛亂的。凡願保持基多文化的人，絕對不能和它合作」。「基多文化更古遠的區域內，一旦共產入主，則恨天主的情緒，更沛然難於抵禦」。

某一有名的外報上說：西國的民衆，日與司鐸分離，因爲司鐸大都出生於資本階級中。西國的民衆，爲了高貴的酬勞，不再請司鐸爲子女付洗。對於第一個責難，我們說：西國修道院里修士的來源，是這樣的：一九三五年，我們共有修士七千四百零一人。出自貴族者六人，來自擁

有萬餘西幣富家者一一五人。窮者七四〇一人。對於第二個責難：政變以前，不領聖洗的孩子只得萬分之一。聖事的酬金，是很微的，爲窮人，完全是義務的。

結論

可敬神昆，在結束這封沉長公函之前，請你們憐惜西國的空前大變，在這大變內，公理和平，民生福利的基礎，慘遭打擊，精神物質文明的碩果，痛受剝蝕。政治，經濟，社會的美德，置諸腦後；治人者不明責任。聖多瑪斯說：「爲了人民的罪，天主以不義者爲王」。

在你們的同情上，請加以你們的和你們信友的愛德的祈禱，使我們能利用天主的義罰，使我們的國家早能完成她的光榮的使命。使靠着一致的祈禱，早能遏止逆天害人的共產的流行。爲成全你們的工作，請你們把西國內戰的真相，向各方宣傳。「痛苦者的身上，不當再加以痛苦」。最使我們心痛的，在見我們的痛苦，不見諒於人。我們的痛苦，爲了荒謬的宣傳，惡意的指摘，更形尖銳。人且剝削我們犧牲者當得的榮譽。指鹿爲馬，真僞不分。且此及公理的事情，是有史以來所未見的。種種卑劣的日報雜誌，攻擊祖國的寫作，和司牧階級信而有証的宣傳，竟不加分別。請你們幫助我們宣傳真理。幾時有關民族的榮譽

，聖教的尊嚴，人民的救援，人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請你們幫助我們宣傳這件公函的內容，注意於公教報紙的宣傳，對於抹殺事實的報紙，予以糾正。仇敵散了不少的是非，請幫助我們廣佈好種。

最後的一個申明，我們懷愛我們的衆弟兄，我們全寬免那重重損害聖教國家的人。他們也是我們的神子。我們把致命者的功勳，獻於主前，爲他們祈禱。十個主教，數千司鐸教友的致命痛苦，和現在祖國所受的大苦難，也一併爲他們，獻於上主。請你們祈禱，使在我國，早息仇恨之火，早能在愛德的維繫下，萬衆一心。請記憶我們被殺的主教，司鐸，修士，信友。他們的死，爲了他們是天主的軍隊。請你們祈求耶穌，使他們的血，能富於生產。他們臨死時，都是剛強不屈的，他們的表率，都是英雄無過的。這是我西國聖教百世不磨的光榮。請幫助我們祈禱，使滿塗我弟兄們鮮血的祖國，早現基多的和平的晴光，從此我光榮的聖教，我豐富的國家，能從新整興起來。

祝你們基多的和平！我們都有創造和平的使命，就是擴充天主國於普世。我們主教是聖基多妙體監牧。

我們從西國寫信給你們。我們同時也懷念到我們已死的或出外的弟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耶穌寶血瞻禮日。

耶穌傳（續）

原著 Remigio Vilarinho Ugarte S. J.

楊堤

八十七 百夫長及其僕人（路，柒，一至

至十；瑪，捌，五至一三）。

我們的師傅打山上下來了。他在那裏宣佈了天上的新道理，這道理爲貧民有很大的安慰，他們要緊安慰，他們會領受福音。耶穌下山了，聽他講道而總不感覺厭厭倦的許多人跟着他到葛法翁。

此時有一個僕人正在生死關頭。那的時奴才一文不值，真合了一個最著名的羅馬作家說的「有聲音的機器」。但是也有例外處，這個奴才有個好主子，這個主子，甚憐惜看重自己的奴才。

有一個百夫長，就是說的有一個頭目，他管百把個羅馬兵，他在葛法翁駐防。里落德治理全加里勒亞，這座城亦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不過羅馬帝國政策是鬼神莫測的，葛法翁又爲重要之城，羅馬人却讓它完全的獨立。實際講起來，藉着保護的名義，他有兵在那裏駐防，是黑落德底要求或是別的緣故，他們的百夫長是個很忠實而正直的

人，他雖是外教，而很同情於猶太教，也許不久就是猶太教友，就是選民的隣人。

去年大官員之子病痊，百夫長一定認得他，和他有來往。他看見自己的奴才病重垂危，麻痺可憐，很是難過，他聽見耶穌在那裏，他想祇有求耶穌治好他的奴才是正經。他雖是爲全葛法翁人所推重，他不敢親自去求主開恩，他請自己的朋友，猶太父老等人去代他轉求耶穌發個慈悲。

那些老頭子是很有趣的，他們來到耶穌跟前，說明了百夫長底願望，說是請他到他家裏去治好他的僕人。可以想見百夫長還記得耶穌在老遠地就治好了大官員之子，他沒有說請耶穌到自己家裏來，他所要的不過是奴才底病好，但是老頭子們沒有明白，偏要請耶穌到他家裏來，這也是一番好意，爲人謀而忠心的老頭子們很誠懇地說：

「那人堪得住你給他作這件事。因爲他愛我們的百姓，他自己又給我們蓋了一座會堂。」

耶穌回答說：「我去治好他」。

耶穌就同他們去了。走到離他家不遠，百夫長聽得耶穌勞駕，覺着實在當不起如此重恩，又知道不必這般囉唆。耶穌，便委了幾個朋友來，叫他們去給耶穌說用不着勞駕。爲奴才底病好，何苦親舉玉趾。他自己也出來走到吾主跟前，謙謙遜遜信信實實地說：

「主，不必太勞了。因爲我當不起你進我的房屋。我就是自己去見你，也是自覺不堪的。你只說一句話罷，我的小僕就好了。因爲我也是在人權下的，可是也有兵在我的權下，我給這一個說：「你來」！他就來。給那一個說：「你去」！他就去。給我的僕人說：「你就做這個」！他就做」。

耶穌聽見這話，就驚訝，轉身向跟隨他的人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在義臘爾人中，我也沒有遇見過這樣大的信德。所以我給你們說，將有許多人要從東方從西方來，在天國與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同赴筵席。而國中子民，（被天主千呼萬喚的猶太人）反被投在外邊黑影裏，那裏有哭號的，也有切齒的」。

耶穌又回頭向百夫長說：

「你回去罷！你怎麼信的，就怎麼給你成就」。

那僕人果然當時就好了。那些人回去了。到了百夫長家裏看見那害病的僕人已經好好的了。

百夫長底表樣和慈善，謙遜和客氣都是可欽佩的。上次大官員底公子害病時，耶穌不肯到他家裏去，如今却願意去看一個要死的奴才；這是表明他尊重貧民，解放奴隸，實行博愛。百夫長對耶穌是怎樣的崇拜啊。他看見耶穌要往自己家裏去，又驚又喜，又覺着當不起。他的話由聖教會聖化了，我們教友在領聖體前和他都有一樣的聲息。諸位聖人和整個聖教會沒有找到別的更好的話在「辱主俯臨我心」的時候跪在耶穌足前念的。耶穌聽見這些話無疑地聯想到送臨終聖事時看見的大信德的慷慨的羅馬百夫長，自必有一番雙倍的快樂。

八十八 納茵城孀婦和孤子（路，柒，

一一至一七）。

耶穌又從那裏出來了，到各城鄉去傳教，取道里門和大博爾之間，至一斗城，名納茵。

好個納茵！真是名不虛傳。納茵有美好和牧場的意思。納茵城在里門山脉的盡處，與厄斯特來倫平原銜接，由此可以眺望大博爾山，亦可眺望巴黎嫩和黑門的雪峰。

但是救世主經過此地時，納茵城也不開心，也不笑。

原來一個很知名的寡婦死掉了兒子，唯一的兒子，唯一的希望和晚年的扶老。耶穌在往城裏去的路上出現時，正遇着出殯，許多人伴着可憐的母親，其景甚悽慘。巴力斯坦底風俗，死了人總要在屍首上塗些香料，手足都用帶子縛着，身上也用麻布裹着，露着臉，閉着眼，挺在無蓋的棺材裏頭。有哭喪的吹鼓手，送葬時奏着哀歌。真是人生最後的最悽涼的一幕！

迎頭兩隊人馬，一隊是出城送葬的，一隊是耶穌和門徒往城裏去的。這一幕打動了瑪利亞聖子底心；他也許想起有一日聖母成個孤另的人，沒有淨配若瑟，因為他已經去世了，沒有聖子耶穌，因為他死在十字架上了。想到此間，能不流同情之淚？慈心大動，於是走向淚人兒的跟前，撫慰着說：「別哭！」更邁着向前，走近棺材，止住了抬棺材的人，耶穌說：

「少年人，我命你起來！」

那死人就復活起來，也起頭說話。

耶穌就把他交於他母親。

衆人都害了怕，讚揚天主說：「我們當中出了一位大先知！天主看顧了他的百姓！」

這個奇蹟又顯明，又破天荒，因為是耶穌初次復活死

人。此種驚人的消息傳遍了猶太各地。

八十九 若翰遣徒訪問 (路，柒，一八)

至二三；瑪，拾壹，二至六。

我們曾說過，若翰被押在馬革龍得監牢等情，耶穌已經知道。

黑落德雖將若翰下監，却仍視之若先知，許多事還和他磋商。他和自己的徒弟也能有來往，他們慰問師傅，出入自由。因此若翰底學校還未停辦，不過他徒弟們底謙遜的功夫尙未到家，所以往往露馬脚，不是說自己好，就是說別人不好，我們已經看過，他們曾說自己守齋，耶穌底門徒不守齋。

無疑地若翰底徒弟常向他報告耶穌所行的種種。耶穌底名聲日大，若翰聞之，不勝喜悅，亦勸自己的徒弟一同高興。聖經上說得很清楚。若翰由四五回觀察結果，得知自己的徒弟過於爭勝自負，又嫉妬又不信任耶穌，對默西亞底道理抱着不公允的成見。

先驅願意掃除種種隔閡，決定要解決種種問題，好使自己的學生絕對信仰「耶穌是真默西亞」。

主意已定，俟機而行。

若翰就把自己的門徒叫了兩個來。打發他們到耶穌那

裏，說：「你就是那一位麼？或是我們另等待一位呢？」

「要來的一位」，在猶太言語上一定指的是所應許的，所仰望的，所預言的默西亞。問他是不是要來的一位，問他是不是默西亞。

他們真的到耶穌跟前來了，他們說：「若翰保弟斯大打發我們到你這裏，問你就是那一位麼？或是我們另等待一位呢？」

耶穌知道疑惑不是從若翰來的，是從他們自己來的；耶穌將回答的話放在心裏，却不向他們說一句話，而回頭向別的衆人說；原來正在那時候耶穌治好了許多的人，生疾病的，有瘡傷的，被惡神附着的，又賞賜許多瞎子看見。耶穌向他們說：

「你們去，把所見所聞的這些事回報若翰，怎麼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病人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領受福音，凡不疑怪我的，才是有福的！」

意思是說：「你們去，將你們所見所聞的說給若翰聽，其實他比你們先知道，因為依撒依亞底書上預言默西亞說：「瞎子底眼睛看見，聾子底耳朵聽見，跛子和鹿一樣的奔跳，啞巴底舌頭開放，窮人領受福音」。這些事你們

都看見了，是在我身上應驗的。從此他可以知道我不是默西亞。更好說是你們從此知道我是誰。你們別疑怪我，因為不疑怪我的，才是有福的！」

九十 耶穌稱讚若翰

（路，柒，二四至三五；瑪，拾壹，七至一九）。

若翰派來的人回去了。耶穌不願意當着他們的面稱讚自己的先驅，怕他們尋找自己的光榮，或怕他們以為是若翰底弟子而自豪。但是他們走了，他可以頌揚偉大的囚者，運用他雄健的而流利口才來頌揚偉大的囚者。他使聽衆想起若翰在曠野傳教的日子，各方都有人到他那裏去的時候，他說：

「你們從前往曠野去是要看什麼呢？是要看隨風倒的蘆葦麼？（要看這個用不着到那裏）。到底是去看什麼？要看穿細軟衣裳的人麼？那穿華美衣裳安享快樂的是在君王家裏，究竟是去看什麼？要看一位先知麼？我給你們說，他可是先知，而且比先知還大」。

「經上紀載說：「你看，我打發我的使臣，在你面前，作你的前驅，給你預備道路，」這話就是指着他說的。所以我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其中沒有出了一個比若翰保弟斯更大的。但是天國內最小的一個，也比他大。從

若翰保弟斯大的時候到現在，天國可以努力奪取；凡努力的，就能奪得來。因為衆先知與法律書上的預言，至若翰爲止。你們若願意知道，他就是那應當來的厄利亞。有耳能聽的，聽罷！

耶穌說若翰是婦人所生的當中最大的一個，有什麼意思？

論地位：他比衆先知都大，雖然先知在古教非同小可。因為從前的先知不過預言將來的默西亞，相形之下，若翰底使命却高得多了，他宣傳現在的默西亞，爲他預備道路，作他的前驅，結束並完成預言。所以比過去的先知，預言默西亞的先知要出人頭地了。

但是耶穌又說他在天國中最小，即是說的他在他自己所要立的聖教會裏的位置並不怎樣高。可見教友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得作耶穌底肢體，得作基多底信徒，得到天國裏的一官半職，得作一個教友，都比古聖祖古先知和基多底前驅來得偉大。論地位是如此，論聖德誰能批評每人的多寡？讓天主來估價吧！

耶穌看見天國的人員的地位如此高尚，就是若翰也趕不上，而他們却背行逆馳，不免有些感傷的話：從若翰的時候到現在，講到天國，真令人長吁短嘆！多少的打擊！

法利賽和經師者流聯合戰綫，集中毒氣，不顧一切的向着納匝肋人底學校進攻。在若翰以前全體人民都熱切地仰望著默西亞底來臨。此後希望變成厭惡，熱愛變成憎恨，眼巴巴等著的變成鐵石心腸的暴動者。耶穌所帶來的天國與他們所理想的天國不是一樣。

默西亞就在當場。先知書和法律書預言將來的默西亞。若翰却預言並宣傳同時的救世者。你們說厄利亞要在基多以前來，我對你們說若翰就是厄利亞。許多人相信厄利亞先知要來，而且不來在公審判和天主以前，却來在基多降生以前。

有耳能聽的，聽吧！你們聽我說話的法利賽人和經師們，你們一不罷二不休地又是反對我的道理又是反對若翰底教訓，把他弄到監牢裏去了，還不肯甘休。你們懂我的話麼？

衆人都明白了。聖經上說：「衆百姓和稅吏（受過若翰洗的）都同聲讚揚天主。惟獨法利賽人及法律學士（未曾受若翰洗的）輕棄天主優待他們的美意。」

他靜默了片刻。衆人都在自言自語的。吾主希望自己的話結一點果，自己意思參透他們的心。聽衆唧唧咕咕地指手畫腳地各人發表各人底意見，吾主苦笑着，用反語回

頭特向法利賽和法律學士說道：

「我用什麼比這一代人呢？他們相似什麼呢？他們相似遊嬉的孩童，坐在當街，彼此吵嚷着，呼喊他們的同伴說：

我們給你們吹笛子，你們也不跳舞，
我們向你們唱悲歌，你們也不弔哭。

「若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你們說他有魔鬼。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一如衆人），你們又說他是個好吃好喝的人，是稅吏及罪人底朋友。」

●提燈歡送

中日衝突，雙方愈戰愈有禮貌，每當中國飛機夜襲時，黃浦江艦，總以探照燈爲之指示路線。當高射砲表示「歡迎歡迎」之際，中國飛機在空中作格格聲，一面謙遜，一面表示「驚吵驚吵」。最後炸彈由機上擲下，中國飛行員舉手說着「再見再見」，揚樹浦一帶日軍陣地散出一片火光，同時黃浦江中之高射砲發出命令，高叫「提燈歡送」。

（華美夜報譯字林西報）

江西天主教傳教史(續)

堯山

丙 遣使會士獨治時代

1 贛浙共成一教區

遣使會士在 Carpena 主教指導下，傳教江西已六載，

一八三六年，該主教乃上青羅瑪曰：「我們見了這些充滿學問道德之教士，很滿意，很忙活。他們盡心工作以救人靈，其會長們也竭力遣發教士，我們想天主聖意之時已到。」云云。未了又求託贛浙兩省於遣使會士，惟同時陝西兼湖北代理主教亦向羅瑪請託湖廣於 Rameaux 之會士，教皇乃立兩新教區，即一湖廣歸傳信部，二贛浙，歸遣使會，令張公為第一任主教。須知此時中國聖教不很太平，因道光間（一八二〇年）劉神父已致命。一八四十年董公文學又殉教，一八四四年，鴉片大戰忽起，一八五八年教難時，江西又有查拏教友之事，一八六十年髮匪已至贛省，一八六二年南昌天主堂被毀，中法又立條約，飭江西巡撫沈某治匪徒之罪，一八九二年哥老會仇教於長江兩岸，致九江天主堂被毀，一九〇〇年，江西巡撫松壽頑固性成，以

殺洋人為事，一接滅教諭，遂密囑地方官遵照辦理，致教禍一發不可遏，毀堂宇殺教友之事各處皆有，庚子年後教會乃得自由，而聖教乃蒸蒸日上矣。

張主教 Rameaux 法國人，生於一八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幼喪父母，一八二四年入遣使會，領六品後住忙道榜教修士，晉鐸後傳教皮甲地，旋升羅亞葉城學校校長，張公頗有心火，喜歡救人靈魂，會長乃遣之傳教中國，在澳門相幫陶公 Torrite，一八三一年自波味多與和公上船過海，安抵澳門，即用心學中文，六個月後，乃調往湖北，時值湖廣有四年之飢荒，張公乃奔走救濟，然隱密行事，以防被人認出是歐洋人。傳教湖廣六七年，遇大險二次，皆蒙主教救脫，一八三八年被任為贛浙主教。當董公 Perbovre 被囚時，張公正在河南傳教，及張公回湖北救董公時，湖北官吏又要捉張公，張公乃奔江西，不久贛吏亦要捉之，張公乃奔福建，即在彼處受 Carpena 主教之祝聖。（該主教卒於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卅日為當時主教之

年長者），回省後，乃巡視教務，共兩次，後爲教難所阻，因人要捉他，如他於一八四二年書曰：「我正欲往臨江，帶兩神父避靜，即有官吏要作 Mou Tau Guen 穆道仁，我之華名，我故逃至瑞州之山橋小村，後亦至南昌見中國白司鐸，我正欲在彼處傳教，官兵即要捉我，並知我改穆姓張，故我當往他處去」。一八四三年至浙江舟山島，後又至定海，並寫信傳信部，請分贛浙爲兩教區，以江西歸和公管理。一八四五年，當離浙江，乃決定立和公爲助理主教，於是年四月十三日聖之於山橋，時適自澳門來一新司鐸周若瑟，周公言中國已准信教自由，並帶有明文，惟次日即有八位教友解至南昌，因湖北白蓮教作亂，贛吏想天主教與白蓮教一樣，故難爲教友，張主教即借周若瑟等二位華鐸下省，請放八位教友，官雖得此項公文，然不欲宣佈，故主教無法，乃改去浙江之意見而去澳門，六月廿四見與中國結約之法使 Lagrone，後張主教在彼處聽西醫 Vautins 助理修士，並其他七八人，伴主教洗澡，主教初浮水很好，衆皆稱善，然主教忽中瘋，乃溺斃水中，年僅四十三，而狀態則似七十歲之老人。考張主教一生勞苦功高，對教友極有愛德，傳教極有心火，中國話亦學得很好

云。（一八四六年）當時江西有修士十四，院在山橋，因一八四二年，澳門修院已分散於各教區，管理江西修院者爲羅公 Anot 與白公借一中國先生云。

2 江西獨成一教區

一、和主教 Lorbé Barnard 伯爾納定傳畧

和伯爾納定法國人，生於一八〇二年，八月十五日，一八二三年入遣使會後往加爾加算乃大修院管理賬房，有神火，極欲往外方傳教，一八三一年乃與張公同來中國，初在澳門學話，不久即往江西傳教，俄而兩新華籍司鐸羅艾二公亦往贛省，和公一至，即召集省內司鐸同作避靜，商議善後方針，七八月後，即有七十保守教友，自後每年成績皆佳；一八四二年張主教信云：「和公管理建昌已六年，教友一六四四，散居三縣，立五教堂，我很欣慰」云云。是年教廷委和公往湖北調查新致命之董文學事迹，促成列品案，故和公當離江西七八個月，然因教難，在武昌僅居半月，因不便行動。一八四五年和公祝聖爲助理主教，明年教廷分浙贛爲二教區，和公自選江西，一八五十年浙江主教石 Lavassiere 卒，和主教當往浙江祝聖兩位司鐸，回贛即由南昌去吳城付油，因天熱泄瀉很重，行祭時，自舉揚聖體始，須兩人扶之，方能畢其彌撒，然竟能付

兩人之終傳，不久即不能離床。中國神父李若瑟乃趕來給

主教付油送終，時一八五十年，七月廿日，享年四十有八

。公一生勞瘁，臂斷經營，大有功於江西教會，居臨江與

南豐之滄注時居多。一八四七年在滄注著書居多；一八四

七年，在滄注著成小字問答，並增訂八本頭。卒時有教友

八八七十，四規聖體三一七八，中國司鐸八，外國司鐸三

，學校八，小堂二十五，大堂三，修院一，大人領洗二一

二云。

二，副主教羅安當 Anos 與田顧安三主教傳畧

和主教卒後副主教羅公代理江西教務，羅公 Anos

Antoine 法國人，生於一八一四年 五月初三，一八三八

年入遣使會，一八四二年來華，過三年，和主教立之爲副

主教，以後連爲好幾位主教之副主教，一生常康健。有心

火，能吃苦，能下人，走遍江西全境，初居山橋管修院，

後居九都，修院育嬰堂皆在焉。一八八八年在撫州與游若

瑟神父，同時舉行入會五十年大慶於五月初三，一八九三

年病甚，主教請其往九江見西醫，春畧愈，請來饒州避暑

，秋九月廿八日倚靠聖路加去撫州，至後數日，不能奉祭

，惟每日領聖體，十一月廿一日備領聖事而終，在贛五十

載，爲贛省西籍司鐸之冠，年八十，爲最有功於江西之司

鐸，今述其所助之主教如下。

和主教卒後，羅馬初欲以傳教河南之楊安德司鐸 An-

dré Jandord 爲江西主教，楊公辭而不來，乃任命傳教河

南之田嘉璧 De la Place 爲江西主教，因公生於一八二十年

，一八四五年來華。一八五二年七月廿五在歸德府鹿邑縣

草堂內祝聖，八月卅一乃動身往江西。一八五四年浙江顧

主教有事乃調來江西，而田主教則調往浙江，一八六九年

調往北京，卒於一八八四年五月廿四日。考公極有學問，

著作頗多，亦主教之傑出者也。

顧主教生於一八〇六年，一八三三年來華，在澳門修

院約十年，一八四二年該修院分散，顧公乃傳教舟山與甯

波，爲副主教，一八五一年升爲正主教，在九月祝聖，一

八五五年調往江西，時值長毛之亂，公不願去，因聽命之

故，竟至九都。一八五九年江西司鐸請之送董文學之遺骸

回法，八月初一自上海動身，次年正月至巴黎，本月廿七

忽發瘧疾，二月初二竟去世，年五十三，在華十五載勞苦

功高云：考一八五六年教友已至九千矣。顧主教去後，又

是那出等之副主教羅公管事，並兼會長之職，時乃最苦之

秋，極慘之境，因自一八五一年太年天國倡亂，殺人放火

，五十五載，江西城市幾全邱墟，省內居民靡子厥遺，如

此駭人之新聞，直令西洋教士裹足不來，羅公處境之艱難，實吾人不敢設想者，然而與數位華籍司鐸並一二位西籍者，奔走四方，號呼救濟，一八六二年及亂平後，尙留六千教友，修院雖數移其居，始而山橋，繼而九都，繼而九江，終回大都，修士尙得完整，嬰孩亦皆保存，尙太平天國信仰耶穌之機會，令李王二位華鐸，著書應說，極力宣傳，極力運動，教難因之而息，惟此等書冊，今已不傳，一八六五年，卒求得河南之安主教來贛焉。

安主教若望，*Baldus* 生於一八一一年，一八三四年來華，傳教湖北與河南，一八四四年升爲首任河南主教，明年十二月，在江西一座可容三十教友之小堂內，受和主教之祝聖，贊禮者有一西鐸與一華鐸，一八六五年，教廷令遣使會讓河南與別會，並調安主教至江西，時安公已傳教河南廿五載，年已五十四，今當離已所傳之數千教友，十位司鐸，與修士，甚覺舍不得，而因聽命之故，竟至九江，且在該城建一主教堂，爲常居之，然亦巡視建昌，撫州，廣信等處教務。一八六九年奉召赴華羅剛大會，不久卽得戴濟世 *Tagliabre* 司鐸爲助理主教，惟祝聖前，安主教已病，九月間竟卒，葬於離九江五里之聖山云。

三，劃分江西教區之白主教傳畧

聖教雜誌... 江西天主教傳教士

安主教死後戴主教調爲正定主教，而正定之白主教則調來江西，白公字振鐸，*Gianni Bray* 生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初四，一八五八年來華，傳教內蒙古，一八六六年比國 *Schant* 會士來此傳教，公乃讓之而至正定，爲副主教。一八七十年調爲江西主教，十一月廿日在九江受 *Querry* 之祝聖，一九〇五年九月廿四日卒於九江，傳教中國四十七載，主教江西三十五年，劃分三教區，東西司鐸皆大增，一八七九年教友竟增至一萬二千，一八七一年曾召集全省中西司鐸會議於南城七都，會議後，出版 *Mona Kianeri* 以治江西教務，確爲一大政治主教也。

3 江西分區

一，吉安教區

一八七九年，江西分爲吉安九江南北兩教區，吉安第一任主教爲王吾伯，*Antien Ranger* 王公法國人，生於一八二八年，一八五五年來華，次年三月初一日至江西，卽掌教江西修院，於九都，於九江，於七都共十九載。江西有功之華籍司鐸，全出其門，如王仁浩，若瑟，生於一八四三年，一八六六年入會，一八九六年卒於南昌，嚴滌修，雅各伯，生於一八三九年，一八六六年入會，傳教丰城北贛等處。李郁清斐伯，南丰三港人，生於一八四三年，

一八六六年入會晉鐸，一九〇三年六月廿三日卒於九都。鄧從中，若翰，生於一八五一年，一八七一年入會，一八八六年九月廿二日卒。鄧紹先，西滿，生於一八四九年一八七三年入會，傳教鄧家埠等處。遊藝，伯多祿，生於一八五六年，一八七九年入會，一八八四年卒於山橋，游詠，安德助，生於一八五七年，一八七九年入會，傳教北贛，自一八八一至一九二四年，常充主教顧問，一八八七年隨白主教赴漢口大會，一九〇九年又隨郎主教赴漢口大會，一九三二年再隨樊主教赴上海大會，年七十而卒，劉鼎彝生於一八五七年傳教吉安，吳銑伯多祿，生於一八四二年，一八七一年晉鐸，傳教贛州五十年，傅瑪爾谷，傳教撫州等處，胡伯納多，傳教李家渡等處，嚴若望卒於建昌，陳若瑟於一九〇二年卒於新丰，王公既教出這許多司鐸，故一八七九年，江西分二教區，吉安南贛首任主教即為王公，去時僅帶兩位西鐸一位華鐸嚴公，後年即起首八十會口，以便將來作教堂，不四年已立一百五十會口，故一八八三年田 Delaplace 主教巡視後，即得詔立為正主教，次平四月廿七日，在其所建之聖母大堂內，受白主教之祝聖，以後王主教頗注重贛州，然在贛州等處兩次遭難，身受重傷，當回國就醫，行至香港，該處主教與之衣服，並

一胸前苦像，與一戒指，並請休息數日，一八八六年臘月，趙 Reynard 主教乃伴之回法，次年四月廿七日卒於巴黎，為江西最有聖德之教士云。

吉安第二主教為顧棋衡 Auguste Coquet 一八七五年來華，一八八七年為贛安主教，一九〇七年調為正定主教，第三主教徐則麟 O'Leary 一八七八年來華，一九〇七年為吉安主教，一九二九年聖梅公為助理主教，一九三二年卒於意國，第四主教為梅雅誼，Gajetan Mignoni 生於一八八二年，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聖為助理主教，越四載即為正主教云。

二，贛州教區

一九二十年自吉安分出贛州教區。杜保祿為首任主教，杜公 Dumont 初傳教河北，後為天津首任主教，至是乃調往贛州，始為助理。一九二五年乃為正主教。一九二八年得和公為助理，公則回法養老，一九三一年又調來為九江主教。贛州第二主教為和若望，美國人 O'Shea 生於一八八七年。一九二八年，九月初一聖為助理，一九三一年乃為正主教。

三，餘江教區

一八八五年自北贛九江教區分出贛東餘江教區。首任主教為和安當。Casimirus Vie，生於一八五二年，一八

七七年來華，接王公位管理修院，門人之爲司鐸者，爲陳清鑑，伯多祿，大和里人，生於一八六五年，傳教九都等處，劉在鐸，多默，得前清二品領戴，一品封典者，生於一八六二年，卒於一九三六年，金瑪竇，（七十歲在吉安爲共匪所殺者）等，一八八五年乃升爲贛東主教，次年正月廿四日，在撫州受白主教之祝聖，得華籍司鐸十位，西籍司鐸三位，卽七十餘歲之羅公，四十五歲之陶公 *Dau-verclrain*（生於一八四二年，一八七九年來華，卒於上清，創造饒州總堂，足迹遍卒東，爲餘江教士之最有功德者），三十三歲之戴公 *Barnet*（創造建昌總堂者，爲建昌府最有功德之教士），聖後卽各處巡視，並下鄉上會，一九一二年六月初二，卒於嘉興，葬歸撫州，爲一傳教之大主教，故極爲人所敬愛云。餘江第二主教爲田烈諾，*Oler-breand*，生於一八六六年，一八九三年來華，一九一二年聖爲主教，一九二九年辭職回法，後爲波味多助理主教，卒於一九三四年。第三主教爲徐安慶，*Sheehan* 生於一八八八年。一九二三年來華，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在饒州聖爲主教，卒於一九三三年。第四主教爲高其志 *Misner*，聖於一九三五年。

四，建昌教區

一九二八年自餘江分出建昌府與 *Colombani* 會士傳教。第一任總鐸爲狄 *Tierney*，一九三一年卒於共匪之營。

第二任爲利監牧。

五，九江教區

九江第一任主教爲白振鐸，第二任爲郎守信 *Ferrand Paul*，生於一八五九年，一八四四年來華，一九〇五年升爲九江主教，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初五，卒於上海。第三任爲樊體愛，*Fatignat* 生於一八五五年，一八八七年來華，一九一一年聖爲主教，一九三一年卒於九江。第四任爲杜主教。

4 江西殉教烈士誌畧（近百年內）

一八五九年在吉安西下會司鐸 *Montels*，與贛陵人吳伯祿，並臨江人袁金心，爲清兵殺死，一八五六年謝金多在吳城爲彭打鉄所殺，一八七二年羅亞納，於二月初四日，在崇仁大樹章家爲外教翁婆兄弟打死，一九〇〇年北贛教區有二十三教友殉教，（見郎主教書）一九〇〇年王公安之，*Laeruche* 與五位聖母會士 *Maristes*，被亂民殺於南昌，翌年九月廿五江公安當 *Canduchi* 同一百教友爲亂民，殺於南康縣之太和里，一九二六年胡公若瑟在萬安，爲黨部所害，過三年雷公 *Leonard* 在南豐爲共匪所害。次年金瑪竇，與陳保祿兩司鐸，在吉安爲共匪所害，其餘致命者尙多，難於記載，今望以致命者之血，澆灌信教之種，使江西教友日增月盛，是則記者之厚望焉。

江西李家渡天主堂稿

傳教士的讀書

消 迷

一

緒引 傳佈福音是人類應有的天責，因為揀世耶穌受難釘死傾流聖血，非為某種某族的人民，是為普世一衆的人類迷途于異教的蒼生；同是方趾圓顛，同是人類的分子，我們那可袖手作壁上觀，坐視他們挺身走險阱入永苦不救的地獄呢？揀世主受難贖世的工程，造成了已二千年，而世界上除三萬萬七千三百七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八個教友得真光之慈照外，尚有十六萬萬七千九百八十六萬三千二百二十二個外教人，尚在夜中摸索，黑暗中徘徊徬徨（據 *Les religions dans les différents pays du monde*—1935—Abbé A. d'Espierres）今即以中國而論，人口甲于全球任何國家，四萬萬八千三百七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二人中，教友之數祇三百三十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八個，依（*annuaire des missions catholiques de Chine*—1937—Bureau Sino-logique de Zi-ka-wei.），這驚人可憐的外教人數目，欲令之同返聖教一棧，是誰之使命？是誰之責分呢？當然答案

是歸于大衆教友身上了。當今教宗于講授聖教學科大學及專科學院之事務諭旨上說：「天主，學識之主，以訓誨萬民之神聖使命托付于公教會」
» *Aera et Documenta Sanctae Sedis. Constitutio apostolica de universitatibus et facultatibus studiorum Ecclesiasticorum.*

教宗所說的聖教會，當然我們一衆教胞都括在內，教胞都是聖教會之肢體，聖教會之份子，故都有斯種責任。這也就是公進會，公青會創立的動機，大家來盡些公教分子的本分，負些傳教揀人的使命，襄助傳教士人數的不足；但今我願討論的，是關於神職班的一部分，傳教士方面。

二

傳教士的使命 教友應當協助傳教士傳教，補他們人數的不足及他們力之不能及，不易時時插足之地；但是有許多神聖的聖事，除了貞潔神聖的傳教士外，是不相稱負擔的，這是聖教會的命令，亦是耶穌基多的本意，他豈不

是說過麼。凡你們在世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捆綁；你們世上所解釋的，在天上也解釋。Math. XVIII. 18. 這就是我的身體爲你們捨了的。你們爲紀念我當行此禮。Luce XXII. 19. 基多以告解，成聖體權，唯獨交付給傳教士的先驅者，宗徒們。所以教友協助傳教，不過是傳教工程中的一部分工作，其餘的部分不過是傳教士的獨有權，傳教士既有此特殊獨有部分的使命，亦當補教友所不能接受部分的特殊使命，他們的責任就此重大了。

讓我再伸說幾句關於傳教士使命之重大。傳教士上面已說過，是負傳佈真道特殊的使命者，這種使命是專門的，所以稱之謂特殊使命。這種使命是終身的，所以這種人材的選挑及造就就是極難的，因之人數不易多得，而傳教士的本分就更重大了。

因爲到今傳教士負了特殊的使命，聖教會能藉之承統傳系，保存維持下來。雖然吾主明明向繼續自己第一任聖教元首伯多祿說過。聖教之存留是他自己許下的特恩，我于汝石上，將建我教會，冥獄之力終不能勝之Math. XVI. 18. 換句話說。即使普天下極多數的異教人，大施剷除奉教人，則聖教之存留仍在；因爲。我求父賜爾聖神使之永與爾居。Jean. XIV. 16. 我日與汝偕迄于末世。

Math. XXVIII. 20. 但是依常例而論，天主惟加協助之力 Concursus 于謀事者。主與他們偕同工作。Marc. XVI 20. 事之成否，仍屬人之行否，所以依常例來說，聖教會之存留，聖教會之發展，聖教會之衰落，這種前程都是付于傳教士的努力與會手中。

三

傳教士怎樣去負這種。維護聖教的存留，傳佈福音的發展。重大的使命呢？用自己的聖德與學問，教宗 Innocent III Serm. de S. Sylvest. 也已先說過：「有二件事爲司鐸們不可少的，就是卓越的聖德，和精深的學術。聖德是傳教士最大，最重要的原素，牠是挽勸異教人歸化從正的根基（另外是貞潔的德行）。傳教士是基多之代表 alter Christus 基多自己是照吳應楓司鐸在他譯的教宗庇護第十世，論公教司鐸通牒上說：「貞母之貞果，貞家之貞子。傳教士也應當有這樣貞潔的德行，方可稱謂基多之代表。傳教士若沒有聖德當然根基推翻，既不稱爲傳教士，更談不到其他的事情了；剛總主教說：「聖德是傳教士不可缺的條件。（剛主教米郎演講第二頁）聖經上保祿宗徒也說：「傳教士要給人立好表樣」， ad Titum II. 7. 聖經上又說：「你們是地上之鹽，鹽若不鹹了，能用什麼東西教

牠鹹呢，就不能再有什麼用，只好拋棄在外邊任人踐踏。
• Math. V. 13. 這是聖經上叮嚀傳教士很好的警語，傳教士當有聖德，非我在本題內願意發揮的；恕我略過，我所欲言者，是傳教士于學術方面的培植。傳教士誰也知道，出世是他們的目的，入世是他們救人的方法，剛主教也說過：傳教問題本來只是個佈道問題，不過知識是種方式或工具。（米郎演講第二頁）。

傳教士與隱修士，會士的使命不同；隱修士們祈禱，守齋，打苦鞭，為拯救人靈，是他們的使命。會士們或設立學校，傳宣文化，這是他們救靈的方法，亦是他們的使命。傳教士們的使命，是入世去拯救人靈；入世去與任何人週旋，與任何人交接，這任何人中有多少是學術深的教友與外教人呢。要提高他們的超性觀念，勸化他們歸入真教，非自己抱有更深切更專門的學識不可；所以我想教宗意諾增爵第三所說的要有一精深的學術。是這個意思。聖經上說：「耶穌是世光」，Joan. VIII. 12. 因為傳教士是耶穌之代表，所以耶穌又說：「你們是照世之光亮，該照耀于衆人之前」；Math. V. 14. 照世之光亮，是什麼意思？是光照世人的黑暗，當然先該要緊光照靈魂的黑暗；但，若找到他人肉身上的黑暗時也當去光照，去指引，去

導迪，使之了解無遺，豁然明朗。

傳教士用什麼去啓發他人的疑難與蒙塞呢？豈不是用他高深的學問麼？

四

假使傳教士沒有高深的學問，傳教士除超絕的聖德外，確實借重人材；誰也不能給人自己沒有的東西；這是哲學上的一條大定例。若傳教士沒有為人師需妥的學識，怎能去負擔這種使命呢？怎能去陶冶外教人，訓練他們，把真確的正則的人生觀，生活的真宗向，指點給他們呢？傳教士要把真正的宗教精神溶合在純正的學術精神中，使學術的歸納唯獨歸到真宗教的正路上。傳教士假設沒有出乎尋常的學問，怎能去負任這種歸納的溶合工作呢？照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書上說：「你在任何環境中，當宣傳福音，常行不輟，並常具忍耐之心去訓誨，勸導，勉勵他人。」• II Timot IV. 2. 若無卓絕之才德，怎能去勸化外教人呢？剛總主教又說：「傳教界急切活動中最寶貴最要緊的是神職班之靈性與智識之陶冶」。前任中華民國外交總長陸修士，在一九二九年魯文大學說：「中國傳佈福音的工作，所以未得更廣大的發展者，以人事方面觀察，是因為沒有和中國社會的智識階級發生充分的關係」。歷史上証

實，明末清初有才學的教士，得到帝皇大臣的重看寵用後，聖教盛流經過不少時期，中國福音之根基因之打成。

誰也曉得專才是推進事業的大動力，有這種深沉的動力，始克把真實的道理學說，清清楚楚有次有序的發揮出來，以錯誤的學理詳細駁辯清激。請查看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十二月份的祈禱總意，豈不是專爲求 *ut eximii electique formentur homines* 選出等之人而栽培之？傳教士沒有高深的學問，沒有高深的成績；具有偉大之學問，方有偉大之成績；這是事實作証的。

可惜明末後來，傳教的計劃起了波折，中國傳教事業的進展，也因之停頓。剛主教說過：「傳教界中最急不容緩的，是要算本籍神職班，靈性和智識上之陶冶」，這是上而已說過。剛主教旅華十年，以經驗上深感到中國本籍神職班要緊有卓絕的學問；因爲在劃分扶植教區，屬於本籍教士掌理之前，要緊先有德學兼長之人才預備去擔負。

剛主教上面的話，是他做過教廷駐華欽使後在米朗聖心大學演講的；可見他身雖已不任教宗駐華代表，但他仍沒有忘記中國，關心中國本籍神職班的培養。陸修士說：

「沒有和中國社會的智識階級發生充分的關係」，我想他一定不在說歷史上有過不能磨滅的紀念時期（明末清

初），他說的是利瑪竇湯若望二公等之後吧！另外我想他是在說本籍神職班，本籍神職班少有與中國社會智識階級發生關係，因爲發生關係的媒介，卓絕的學問，少數人能具有吧！

五

卓絕的學術那裏來？換句說怎樣去培植國籍傳教士使之至少能大多數人具有發生關係的媒介？發生關係的媒介的來源有兩種：一，長上有意督促的培植，二，自己的努力。

甲

長上有意督促培植後生後學，最是急不待緩的問題，長上的有意培植，是最能收效的事情。因爲長上有權力，所以去實現來當然便當；否則若無長上做後盾，若無長上的讚助，我想帶根不深固，總非澈底的辦法。漢書上說：「不學無術」，沒有長上在專門人才製造場中特殊的留意培植，那來特殊的學問呢？長上應當常常想自己負廣育人才的心思，用極大的心血，用極大的代價，去培植不凡的天資；這方稱盡本分呢？國語胥臣論教：「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又云：「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這也是上面我說的意思。

古經上豈不也訓說過：育之植之照了他們的天資，照了他們的性近。EccI VII 25 對於栽培傳教士的讀書問題，實是當地神長之責。

未來傳教士的培植園，是鑄人園，他們的使命是將來分發到上主廣大的葡萄園中去工作，去做監工。所以當先具備有糾人錯誤引人入正的監工才學，另外對於時代潮流的蠕蛇演進，種種歷史，種種因果，都有使他們明悉了解的必要，否則迂腐不識世故人情者，去委任監工之責，則上主葡萄園中的工程，要被他們，因他，破壞，摧殘。再有一層對於看書一點，我覺得也有申說的必要，為

後生服務盡教導管理責者，不當過於嚴緊，以謂除正課以外的書籍，可以不必參閱，瀏覽，這未免是半面的理由，辦法過于把細了吧，這種辦法，雖則表面上看來可以，免去意外的危害，真是萬全計了；但豈知實際而言，決沒有多大利益，試以人們的心理來講，人們都有一種窺探神秘的動向，例如某種雜誌，某種學說，為穩重起見，是禁止披閱的；而人們的心理，往往百計千方，必欲一讀以為暢快，這種惡劣心理的養成，對於環境實有很大關係的。我的管見主張看來，看書當然要受審察與檢查；不過對於沒

有碍于風化，或簡直相反信德的書本外，其餘可以選擇看覽。因為公教有力的基本軍，在今文明競爭之時，對於時代上種種層出不窮的學識，也應當讓他們詳悉無遺，俾他們飯後茶餘之暇，可引為辯論的資料，窺原求本遇有不明晰之時，可以疑難惑點決之長上，這豈非一種辯謗真教的實驗練習？為傳教士的預備員，讀了幾十本原理的書後，實習是很要緊的。

乙

自己的努力 就是要自己去發奮，雖在無長上特殊的留意，關心，不良的環境中，也當自己去求進，去求上升。

古經上說：年青人的奮鬥，努力，是好的，Prov.

XXIV 13. 年青人乘着血氣盛壯，體力剛強之時，下一翻英尺磨細針的死工夫，這種工作是乏味的，是勞苦的；但是為了將來偉大的前途起見，要去埋首苦幹的。當今教宗在 Maximum ilud 諭旨上說：。若無相當學術之培養，則必他日深感缺乏傳教時收效的工具。聖方濟各撒拉魯也說：。學術為司鐸可說是聖事中第八件聖事。Fr. Sales exhort aux Eccles Osée IV 16. 當今教總主教在光啓學會成立日一席話上說過：。用各人的

學識去廣場宣傳真理；用各種學問的專長用，在光榮天主，救人靈魂上。」

傳教士的後學，自己怎樣去求專門學問呢？教宗庇護第十不是說過麼：「凡膺司鐸職者，當知非唯爲己，實爲衆人。」Pie X. ad cler. Haerert. 1908. 事實如此，傳教士所遇到的，不單是一輩平庸的教友，也要遇到才學出衆的教友，及將待歸化的外教人！歸綏公醫院院長費公說：

「余認識中國及華人四十年矣，在傳教士中少有如余之能與軍，政，商，學，各界去週旋。」少有如余與各界去週旋這句是什麼意義呢？聖金口若望之言正回答了這個問題；「德高學博者誠如美而無比之鹽，聞之見之者莫不受其嚮化。」這樣的傳教士雖然到豺狼虎豹的人羣中去，亦可風到草偃，那有不心向從之呢？教宗本篤第十五世，擴充傳教事務之通牒上云：「欲本地鐸曹，如期望而收功效者，首當善于陶冶造就之，弗當以初淺之教課授之，使僅僅能行司鐸之事，必當以充足圓滿之科目，詳盡之教課，一如文明國例，當施于司鐸者然。」

不多幾年前，當今教宗在關於聖教的學科之諭旨上云：「信德與人之理智，不惟不相抵觸，且觀其極端之一致，尤爲互相輔翼；故關於輔助提倡藝術，科學之文化，聖

教無時不引爲己責，文學上豐富之遺迹，皆足爲証。」

Acta et Documenta Sanctae Sedis. Constitutio apostolica de universitatibus et facultatibus studiorum Ecclesiasticorum. 聖保祿宗徒說：「和外人來往要用明智」ad Coln. IV. 5. ；基多葡萄園中青年的工作員，讀了上面的証引，我想一定覺得是足够了，不必再引了，青年，青年的工作員，大家起來開步——走！

六

怎樣自己去努力呢？依我主張的努力範圍是很小，人人去幹，人人保險達到，就是黃庭堅先生所說的：「讀書欲精不欲博」，就是各人要有專門的學問，特長的地方，例如甲精于手工，乙善于畫圖，丙長于音學，丁專于書法，你工于算學，我習于天文，理科，哲學，花卉，地質，人種等，諸如斯類，舉不勝舉。總之一言，擇情之所近，性之所喜，不拘什麼都好，努力下工夫去幹，朝朝暮暮，日就月將，一定有達到希望的一天。請聽吳公在他譯文中說：「假使神職班中是若干，對於某種科學，或某種藝術感到了特別的興趣，做長上的，當加以獎勵，助他登堂入室，做那科學所藝術的權威，而爲聖教增光。」這段是關於長上一面說的，此段我所說的，是注重在自己方面的

努力，我記得管子上說過：「每日用功一小時，積十年雖愚昧之人亦樹人」；這句話對於本區神職班說更對，因為上海神職班的訓練，年期最久，至少十餘年工夫的窗學，如能善用這十餘年正課以外的餘時，專心致力于一門，到晉陞鐸品之時，我想不言多麼收效成功，至少也有絲毫分寸的可觀了。既成司鐸之後，亦不妨朝朝暮暮，年年歲歲，繼續在每天的餘時努力，「日益求精的研究學術，是神職班的分內之事」，St. Charles Borromeo 這個意思聖加祿巴落茂先我而想到。

論語治學上說：「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當然欲求一學的成功，要靠恆心；這恆心之能否實現，唯屬個人之要與否。

不過國文一門，我想本國傳教士個人當注重努力的，因為我們將來傳教供身之地，是中國之地。接觸週旋的人，是中國的教友，若使唯有馬虎的國文，將來怎樣去辦理教務呢？現今一輩苦求中國復興的志士，那個不主張保

持中國的舊道德，保存祖先的國粹，在捨人之短，取人之長時，不忘去己之短，留己之長，這也係總理的意思。

馬相伯老人去年在公進大會中說：「中國話要叫西洋人講到好處，恐怕沒有這個日子，若叫中國神職班講，恐怕他們讀十餘年西洋書，為西洋同化了，將中國舊有的禮貌，風俗，習慣，都忘掉了！這樣的中國人與西洋人無以異。所以修道的修士要好好讀書，更要多讀中國書，明瞭中國的習慣，風俗，因為只有本地人在本地傳教，得效果大而成功多。」「不教本國人留意本國文，將教誰去研究牠呢？馬老人這段爽快的演說，我想一定是他的經驗之說。剛主教也關心到這層「晉鐸前後，必須省出相當時間去成就自己的國文」

至於一輩貪多嚼不爛的人，與其樣樣要學，不如專門一樣的能多造福聖教會，國家！

(待續)

普羅文學評論

楊 堤

(一) 引言

「普羅文學」，這是數年前常聽見的名詞，現在却和共產黨壽終正寢，或繳械投誠了。那末我來「重提舊話」做什麼？這是因為普羅文學給近代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一斑污點，我們評論來它，也覺痛快。再者，假如我們的仇敵——普羅文學尚在苟延殘喘而沒有完全斷氣時，我們來促其早亡，也算達到了我們的目的。舉個例子吧，像新青年的翻印，腦筋幼稚的青年看了的確容易上當，以前是有過許多人上過它的當。一盡信書，不如無書，尤其是像新青年一類的害多利少的壞書，學識淺膚的青年看了，不加思索，一味盲從。認為金科玉律而不肯放棄，結果為個人為社會和國家都有危險。關於翻印出來的新青年，也要有人出來作一番檢討的工夫才好。使一般青年讀者知道那些是作者「姑妄言之」的，而不妨「姑妄聽之」，「認真言之」的，「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也！我服務安慶崇文中學時，校長徐景賢先生以為教廳分送各校之新青年雜誌合訂本，青年學子未看之先，教師應加以指導與糾正，使現

在的青年不墮於數年前的青年的覆轍中，於是有意和我作一番檢討的工作，但因校務忙碌，未果；學期結束時，願共同作一篇關於普羅文學總檢討一類的文字，但因我急於回里省親，又未果；現在我獨自一人來做一嘗試，尚希明哲先進，予以指正！

(二) 普羅的意義

普羅列斯 Proletars 是拉丁名詞，解說「兒女子孫」。從這根子上來的形容詞：Proletarius，却有一點譏笑的意味，是說除了交媾生殖，製造兒女以外，則一無所能。古羅馬帝國時代，把人民分做數等，Proletarius 為其中最卑賤的一等。

普羅本身並不是什麼毒物，但自被戴赤色眼鏡的作者和學者們，把它加以赤色的粉飾以後，就形成了第四階級的代名詞。所謂第四階級即無產階級：無產者，工人，貧民，賤民，一般稱非每日工作不能生活的人羣。第一階級是指國王，第二階級是指貴族和教士，第三階級是指城市的資產階級。

(三) 普羅文學的內容

現在要問：普羅文學是什麼？普羅文學是表現無產階級的心理及意識的文學。這是充滿了戰鬥之精神，而使勞工階級的革命心促進向上的；這是宣傳共產主義，煽惑人心的文學。普羅文學是以階級鬥爭為文藝創作的中心。這樣的文藝創作才是真正的普羅文學。普羅文學既是以階級鬥爭為中心，故普羅文藝的創作就必需遵守下面的一個公式：被壓迫階級 加鬥爭 加壓迫階級 加鬥爭的結果，等於普羅文學。這公式裡的「」是表示一種過程，即是被壓迫階級因某種事實而始鬥爭，由鬥爭的過程而產生壓迫階級如何應付的手段，以至形成一個勝利或失敗的結果。無論普羅文藝的理論家說得怎樣的天花亂墜，其內容都不過如是。但是文藝與自然科學如數學物理化學之類不同，一個公式只能用一回，若連用數次，這就根本只要寫一篇放在書桌，略改動其中的人物之對話或其對象就可變化而為數十萬篇；數量上雖是數十萬篇，實則只是一篇。從此可見普羅派的文藝的創作的公式之破綻（參考汗血週刊第二卷第四號文化剿匪專號：中國普羅文藝的昨夜與今期，黎駒）

(四) 普羅文學的弊害

江西等地的匪區人民或到過匪區的人們，都可看見赤匪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因此中央政府以不惜重大犧牲，深惡而痛剿之。直至絕跡而後快。從此可見宣傳萬惡的共產主義的普羅文學的罪名，是何等的重大。我們從已拉故詩哲徐志摩的詩中也可看見一斑，他說：——

再有從上帝的創造裡單獨創造出來曾向農商部呈請創造專利的文學先生們，這是个奇蹟的奇蹟。

正如狐狸精對着日光勾引潮夕時學得他們的職業秘密。青年的血，尤其是滾沸過的心血，是可口的：——

他們借用普羅列塔里亞的瓢匙在彼此請呀請的昏着喝。他們將來銅像的地位一定望得見朱溫張獻宗的。

——見猛虎集西窗——

(五) 幾位普羅作家

在我們中國，最早唱普羅文學的，是一個蘇俄留學生蔣光赤，和「七三一事變」的郭沫若。在上海，郭沫若把創造社造成了普羅文學宣傳的機關。創造社的重要人物，加郭沫若，都達夫，張資平，成仿吾等等，都是左傾的作家，他們的創作裡，利用許多動聽的名詞：如時代的劃分，前夜，子夜，前進，光明，使思想淺陋，缺乏辨別是非能力的青年，羨「前進」之美名，懷「沒落」之憂懼，當

然便要無條件的投到他們的陣線裡去了，於是左派的勢力遂更呈出如潮赴壑如火燎原的奇觀了。（蘇雪林女士語）。語絲派的老祖魯迅，民國十八年前，本是與創造社結了生死冤家，但盧布的魔力殊不小，翻身他在左翼作家聯盟裡便作了主席。魯迅被收買了以後，普羅文學在上海又叫囂一時了。在社會上，確遺下了不少的惡果，不少的意志薄弱的青年，風起而從，（軒轅元語）。徐景賢先生說得好，他說：「文藝家的幻想，很容易發生流弊，正如許多青年，專於崇拜某派，魯迅寫彷徨，他們也彷徨，魯迅唱吶喊，他們也吶喊，魚迅加入左翼作家大同盟，他們也有許多不知不覺的想向左轉！」（見崇文中學校刊第二年第一期：中學生的新生活）中國不需要這般盲目的青年！但是魯迅死了，他們也無益於社會人羣，他們何必唱着擬打回老家去譜，F調，2/4的「哀悼魯迅先生」，儘可以去殉葬或陪葬，倒也乾脆！

（六）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學

除了不足取的普羅派以外，文學上的派別和主義很多，如浪漫派，寫實主義，還有什麼未來派，象徵派等等，多得不可勝數！但我們此時此地所需要的是那一派主義，是那派文學？此地是破碎的山河，此時是非常的時期！我

們所需的是民族文學和宗教文學。

中國近年來，受了赤禍的害，真是不淺！赤匪對宣傳工作極其重視，所採取的方法如：開會，演講，標語，口號，傳單，小冊等等，尤其是利用普羅文學，大眾文學，製造階級鬥爭之理論小說及詩歌，含有煽惑羣衆，鼓動反叛之政治意義，其對象多半爲青年知識份子，（參考吳惠風：赤匪宣傳工作之分析）。

我們莫要因着看見相繼的內憂外患，而就失望悲觀！哀莫大於心死！對於復興中華民族，因地位和職業的不同，我們各人有各人應盡的責任，愛好文藝的作家，當然也要以復興民族爲己任，而努力創造優美的民族文字。過去兩個學期，我在安慶看見該地有民族文藝社等組織，成立，我覺得很有意的。希望現在各處都產生一些像愛國英雄岳飛的滿江紅一類的民族文學的作品！

「文學起源於宗教」，這是真理，那末宗教文學是很普通的一件事，而且「人民不能無宗教之信仰」（蔣委員長語）可見宗教文學比民族文學更有駕而上的資格。過去剛總主教說過，「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拋棄古文體，採用語體文以作宣傳。我情愿這種民衆化的文學，在各教堂裏佔有應得的地位，和義大利但丁及聖方濟各時代一樣：

「又說：『聖教會不但在遠古野蠻和黑暗的時代，用心保存過文藝的寶藏，應用或推行普通話，以訓誨萬民，也是他的提倡和主張，我們是聖教會忠實的信友，也當竭誠歡迎這種改良的中國話，這個有效的工具，是天造地設的，我們何不用牠著書刊報，廣傳公教真理？共產黨和別的聖教會仇敵用這個新體文去盡力傳播他們的謬論，我們自然也當振作精神，孜孜不息地用牠宣傳福音聖道』。

的確，許多公教書籍，意思雖好，但句字不美麗，於是減少了許多讀者的興趣；許多外教書籍，尤其是小說一類的東西，意思雖醜，但句子却異常美麗，於是多獲得許多讀者的同情。這是事實，我們都感覺到的遺憾，無可諱言。要挽救或彌補此種遺憾，我們有努力的必要！

公教在中國已有數百年的悠久歷史，但公教文學上面却無偉大的收穫。從前，只有徐文定公寫過幾篇宗教論文

，和吳漁山做過許多美麗的公教詩。五四運動到現在，公教文壇沒有什麼偉大的貢獻，新詩方面，除了在山詩白，象牙寶塔和未出單行本的希望以外，（前後兩種非純粹公教詩）沒有像但丁神曲一樣的傑作！小說方面，我只看見了一本雨後殘蕾！

「公教文壇是何等寂寞啊！」至此，我不禁要發出這樣的嘆息！然而我並不悲觀，我正拭目以待偉大作品的出現！

（七）結語

消極方面我們既要打倒宣傳共產，剷除宗教，殘害青年，出賣民族的普羅文學；積極方面，我們應努力建設純正而優美的民族文學和宗教文學，這是本篇應有的結語。

一九三七·九·九

敬請閱報諸君代為介紹本誌定戶

聖跡叢談

卷一補續因前遺登故

景瞻譯

第十章 都代帝納城的主教芳爾都那都

都代帝納城的主教名芳爾都那都，德行很大，名望很重，爲趕魔鬼很有能力，有許多事實可以証明這話這些事實都是從利爾奴斯貝過，給我說過的。

在都敗亞地方有一位尊貴太太的媳婦，生產了小兒不多時，就同她婆婆被人請去參加祝聖致命聖人塞巴斯地亞尼堂的典禮。她去參加祝聖典禮前一夜，因不能自禁，便同自己的丈夫辦了夫婦過夜之事。到了第二天起來覺着良心很不平安，如同虫咬，刀割的一般。有心不參加祝聖典禮去，但因許下，不得不去，就同她的婆婆去了。

到了致命聖人塞巴斯地亞尼的聖屍進了堂以後，那尊貴太太的媳忽然附了魔，當着衆人魔鬼難爲她。那時在堂裏有一位神父，見那媳婦被魔鬼難爲的利害，就從祭台上拿了一塊麻布（台布？）急忙蓋住那媳婦。但因那神父作事太冒失，不自量力，叫魔鬼亦跟上他。

那時在傍的人急忙把那附魔的女人送回她家去。回去

以後，魔鬼繼續的仍然難她。她的親戚見她受魔鬼的難爲受的利害，甚是可憐她，因想救她就把她送給邪法人，請他們趕魔。邪法人收下那附魔女人以後，就把她引到河上，放在水中，他們在河邊上念咒趕魔。

到底天主因他們犯了失信之罪，大發義怒，降了他們，就是那邪法人念咒趕了一個魔鬼，立時又來了許多的附在那女人身上。那時那女人亂喊亂叫，不聽去不知有多少聲音。

那附魔女人的父母一見這事，知道是自己的罪招來的，立時後悔至極，就把那附魔女子送到芳爾都那都主教跟前，求主教給他們的閨女趕魔。那附魔閨女來到聖人那裏以後，聖人就起首爲她念經祈求天主。念了幾天幾夜以後，那女人才好了。好了以後，如同總沒有跟過鬼的一樣。

有一次聖人從一個附魔人身上趕了一個魔鬼。這魔鬼出去以後，憤憤不平，就乘天黑的時候假裝了一個行路人在大街上喊叫說：「你們看，芳爾都那都主教作了什麼事

，天黑了，他把我從他客房裏趕出來，不叫我住，叫我往那裏去住呢？魔鬼在大街上正這樣喊叫時，那時店裏有一個人同他妻子小兒正在火前烤火的時候，他聽喊叫，欲知道主教作了什麼事，就把那魔鬼叫到自己屋裏，請他坐在火傍烤火，同他談論。正談話時，魔鬼忽然附了他的小兒，把他小兒推到火裏燒死了。小兒燒死以後，他才知道他收留了什麼東西。

有一次有一個人瞎了眼以後，別人就把他領到聖人跟前，求聖人給他治好，叫他看見。瞎子來了以後，聖人就爲他念經，念了經以後，聖人在那瞎子眼上一降福，那瞎子立時兩眼自明，什麼亦能看見。

又有一次一個兵的馬得了瘋病，瘋的很利害，好幾個人亦把持不住牠，且是遇上誰，咬誰，把人咬的鮮血淋漓，實在可憐。後來有許多人發憤勇能，才把那馬捆住送到聖人跟前，求聖人治好。聖人在那馬頭上畫了一個十字聖號，馬立時就好了。且是好了以後，比從前還良善。

那兵見自己的馬好了，就願意把那馬獻給聖人；到底聖人不收。兵見聖人不肯收自己的馬，就誠誠懇懇的求聖人收下。聖人不得已，就想了一個兩全的辦法，就是叫兵的祈求亦聽了，自己不欲白收馬的志向亦達到了，因此給

了那兵相當的馬價，自己收下了那馬。這樣兵亦喜歡了，因爲聖人收下他的馬，聖人亦不憂愁了，因爲沒有白收人的馬。

芳爾都那都主教還有別的故事，我亦得說，這些故事都是我從一位都代帝紀城的老人聽的。這老人同芳爾都那都很慣熟相處多年。他所說的芳爾都那都主教的故事如下

有一天有一些高道人往拉外納城去的時候，路過都代帝納城地方搶了兩個小孩走了。聖人一知道了這事，立時打發人把那些高道人叫回來，叫回來以後，聖人就善言開導他們，勸他們還那搶去的兩個小孩子說：「你們還了我這兩個小孩子，你們要什麼，我給你們什麼」。此時有一個高道人大約是他們的頭目，回答說：「主教命我們作什麼事，我們都能作，至於還孩子這件事，我們不能作」。主教見他不肯還又向他開言道：「朋友，你叫我難受麼？你不聽我的話麼？到底你該知道，你叫我難受與你不利不好」。那高道人聽了那話，亦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離開主教到了店裏住。到了第二天從店裏臨走以前，就來了主教跟前辭別主教。主教見他來了，就又善言勸他，叫他還那兩個孩子。到底那高道人始終不說還的話。主教見他固執不

從，就驚戒他說：「我知道，你若不還那兩個孩子，叫我難受，與你不利」。高道人聽了那話，毫不動心，遂離開主教，回了店裏，打發那兩個小孩騎上馬同別人先走，他自己騎了馬，隨後亦跟去。他騎上馬，離了店，正走在聖伯多祿大堂面前，忽然從馬身上跌下來，把腰亦跌成兩節，躺在那裏不能動了。他跌下來以後，就叫人把他昇回店裏去。回去以後，打發人把那先走了的兩個孩子叫回來，又打發人到主教跟前向主教說：「主教，求你打發你的六品修士來」。主教就立時打發了他的六品修士去。修士去了店裏以後，那高道人就把那兩個孩子還了六品修士並向他說：「你回去替我對主教說，因你罵了我所以我受了現罰，到底你所要的那兩個孩子，我如今還給主教，並請主教爲我罪人祈求」。六品修士聽了那話以後，就領上那兩個孩子回去，並把高道說了的那一套話，向主教說了。主教聽了那話以後，立時命六品修士帶上聖水再去店裏，給那受傷的高道人洒聖水。聽命就帶上聖水又去了店裏。到了那裏以後，修士一往那高道人身上洒聖水，他的腰立時好了，遂就起了床，騎上馬又走了，好似總沒有受過傷的一般。

有一次有一個好人名叫馬才祿，同他的兩個姐姐在一

齊居住的時候，到了望復活的瞻禮七，忽然得了急病死了。他死了以後，因爲墳墓離家太遠，不能當天埋，把他就放在家裡。他的兩個姐姐見她們的兄弟死了，都哭的淚人似的，到了主教跟前，大聲哀求主教說：「主教，我們知道你是繼續宗徒位的，你能潔淨癱瘓人，開明眼睛人，我們求你復活了，我們的兄弟罷」。

主教聽了她們的那些話以後，知道她們的兄弟死了，不知不覺心中動了悲傷之情，眼裡亦流了些苦淚，遂向她們說：「你們回去罷！你們不要說那一類的話，因爲什麼事情都有天主的命，誰亦不能相反天主的」。主教說了那話，她們就回去了。她們回去以後，主教心中甚是難受，因爲她們的兄弟死了。到了第二天復活主日，天還未亮的時候，主教叫了兩個六品修士，同他們去到死人家裏。去了以後，主教在死人傍跪下念經。念完了經，主教起來走到死人跟前坐下，哀哀的叫死人的名字說：「馬才祿兄弟！馬才祿一聽見叫他的名字，好似從夢中驚醒，立時張開眼，看着主教向他說：「哎主教，你作了什麼事呢」？主教答應說：「我作了什麼事呢」？他說：「昨天來了兩個人把我從肉身監牢裏引出去，引到一個美好的地方去。今天來了一個人向他們說：你們把馬才祿引回去罷！因爲芳

爾都那都主教來到他家，要他咧，說了這話，馬才祿立時起，病亦好了，又在世上活了好多的時候。

第十一章 瓦來利亞省的隱修士馬爾

地利五斯

在瓦來利亞省地方有一隱修士名叫馬爾地利五斯，聖德不小，顯了一個出奇的聖跡。

在瓦來利亞省地方凡是燒饅饅的時候，未燒以前總要在饅饅上畫一十字聖號，然後，才放在火裏燒，有一天有幾個修士燒饅饅時，有一個饅饅沒有畫上十字聖號，他們就放在火裏燒，馬爾地利五斯那時在傍一看見這事，就向他們說：「爲什麼你們在這個饅饅上沒有畫上十字聖號，你們就放在火裡燒呢？」說了這話，聖人朝火用指頭就畫了一個十字聖號，說亦希奇，聖人才向火畫了一個十字聖號，立時火裏的饅饅乒乓亂響，好似火裏放上什麼響的東西一般，衆修士一見亂響，急忙從火裏把那饅饅取出來，取出一看，見饅饅已經有了十字聖號。這是聖人雖然親手沒有在饅饅上畫十字，到底用信德在牠身上畫上了，因此取出來就有十字聖號。

第十二章 瓦來利亞省的本堂神父塞

外祿

在瓦來利亞省有一座聖母堂是在山凹裏蓋的，這山凹名叫衣刀勞利納，在這聖母堂裏有一個聖德出名的神父名

叫塞外祿，有一天有一個家長病重快死的時候，打發人來請神父給他辦神工終傅，並求神父快快去怕趕不上了。

請終傅人來的時候，正遇的神父在葡萄園裏修理葡萄，神父因爲剩下一點兒沒有修理，想修理完就去，所以就向請終傅的人說：「你們先回去罷，我修理完這一點兒葡萄我就去。」請終傅的人走了以後，神父就趕快修理，修理完，立時就往病人家裏去，正走在半路的時候，忽然請終傅的人來向神父說：「神父不必去了，病人已經死了。」神父一聽這話，立時放聲大哭，瞞怨自己來的遲了，就悞了人的靈魂，遂就哭到了死人家裏，進去以後，聖人跪在地下念經祈求天主可憐，正念經時，那死人忽然復活了，衆人一見他復活了，遂就問他怎麼復活了，他答應說：「我死了以後，來了幾個凶惡可怕的人，他們口裏鼻子裏冒火，那火我不能忍受，他們領上我就走，正走到黑暗無光的地方，忽然來了一位幼年人，身發大光，向他們說：「你們不要引上他走了，該把他送回去，因爲塞外祿神父哭的要他，天主准了神父的祈求，說了這話，我就復活了。」

那時塞外祿神父正哭求時，聽見他復活了說話，就起來給他辦了神工，終傅了，了理了他靈魂的事，然後就走了，神父走了以後，那病人在世上又活了七天，在這七天內痛悔補贖難過己罪，到了第八天上，平平安安的死了。

送傳大四十位畢業生

方志剛

「歸去來兮」！

德學既修何不歸？

悟世道之澆漓，

知福音之珍貴；

「世光」以燭照黑暗，

「世鹽」為保護聖潔，

往哉！訓誨萬民，

洗焉！聖三聖名，

如此，方為人類救星，

——得稱聖教干城。

「舟搖搖兮輕颺」，

「風飄飄而吹衣」，

我四十位宗徒，

正在途次返里：

破除迷信，攻擊邪說，

宣傳真道，捍衛正理，

進攻！進攻！

殺敵！殺敵！

如果為主而犧牲，

那是我們的天職，

我們更該歌頌和歡喜！

「歸去來兮」！生力軍凱旋矣！

諸位來自世界各國，為各國優秀份子，足以代表各國的整個民族，種族不同，言語殊異，因着同一的洗禮，同一的信仰，同一的意志，同一的目標的關係，共認聖教是個大家庭，而以羅馬教宗為「公父」，所以自聚首聖京後，彼此組成一個心，一個靈魂，在校四，五，六七年之久，守着同樣的規矩，度着不二的的生活，不論國際地位，一律平等待遇，這事當着國際風雲緊張，民情險惡時刻，可說是一絕無而僅有」了，我想這個親善友愛「難兄難弟」的精神，超越本性，根據多多福音的博愛，非國家主義者所能了解的。

這樣，「離別」二字一進諸位的耳無異霹靂，在心坎

上立時籠罩依戀惆悵煩悶的黑雲，不覺之間雨淚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到了沉寂的深夜，有時清醒過來，拉開心幕靜想着四，五，六七年前因基多而聚首，明晨又因基多而分袂，其中意義固是神聖深長，然而同居共處之年月過得太快，使人纔覺難悶不堪！「光陰如箭，日月似梭」，六七年時光如一日的逝過去，好天主呵！時候是這樣迅速的，世界是這樣空虛的，唯有你是永遠常存，真而且實的！

今日諸位所感到的慘苦，不只是因爲必須離別六七年的好友，此後更不知能否再有會晤談心的機會，尤其是不能不勉強告辭教宗「聖父」的寶座，離開聖教「慈母」的愛懷，而束裝就道了。教宗爲願撫諸位，特垂青睞，每於接見時，必施以親愛摯切的訓言，而接見機會，每年總有三四次之多，其時間甚至延長一點多鐘，足見教宗栽植諸位的一番苦心與疼愛諸位的一腔熱情了。現在教宗實是一位「傳教教宗」「公進教宗」，對諸位青年神父更懷有極大的希望，所以諸位宜體貼教宗的惠愛，回到本國後，竭力去服務，以能達到完滿教宗的希望才是。至於我們「慈母」的聖教會呢？她爲愛護諸位，常置諸位於心腹上，以自己的血乳特別哺養諸位幼兒，現在她教育時期既滿，

欲諸位有個知恩的赤心，感化那般不孝無知的子女，得聚天倫之樂；諸位，「母親是母親」她的嬌愛總不宜有忘懷的日子！今天諸位雖因離別「聖父」和「慈母」而心傷，將來如能完全依從聖父和慈母的情意去工作，定亦不無心喜之時，我願諸位其勉之！

然而，我敬愛的神父們，這個「離別」一方面固使你們的心神上感到哀傷，另一方面却也使你們得取久望的歡樂。歡樂在那裏？因爲諸位業已晉升鐸品，達到最後目的，滿全了人家的期望，今日束裝歸國，就超性方面來說，將來一切「榮主教人」的偉功大業都要肇始於這個「離別」上，就本性方面來說，在不久之後，能得見甜蜜的家鄉，能得見慈愛的父母兄弟姊妹親戚朋友，雖說自離別至今六七年內，與他們時作書面談話，到底或因時間空間或他種環境關係，難免有一談而不暢，一說而不周的缺憾，現在可大不然了，直接對口叙談宣懷，此外，有時爲愛情所激動，尚能舉行各種內心的要求與表示，如抱見，接吻等等，其樂當不是我局外人所能推測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器」，上峯本着這個意思，遣發諸位來羅瑪求學，現在學業既就，所待者工作而已。諸位在羅瑪寄居了六七年，凡耳目所吸收的「羅瑪精神」務

須帶回祖國去建設本地公教，埋頭苦幹，不辭艱難，不怕犧牲，聯絡本地神職班，精誠團結，雖必「為主捨命」，亦所不顧，則基多將自天祝福諸位的工作，能望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時諸位對上峯對自身不僅無惶愧，反且有光榮，則傳大母校幸矣！則我們同學幸矣！

前幾天來，諸位整理行裝，迨考試完畢，向諸同學默然無聲的握手作別，黯然神傷的說句「再見」！因耶穌基督多聖名，這四十位生力軍出發開到前線去了。雖是梯山航海，跋涉辛勞，遐邇文蠻之地，只要能夠達到「愈顯主榮」的志願，在所喜，無不一律歡迎。現在世界，諸位慣常呼為反神的世界，一知半解者懂不懂即說宗教是迷信，科學是理智，宗教與科學猶如黑暗光明所以是不能兩立的，宗教的溯源實因科學智識的缺乏，現在科學日見昌明，從前宗教家妄認為神秘的東西，目下皆能以科學去解決了，所以，結果，宗教是科學之敵，應於淘汰的！由是，標準既失，方針不得不錯矣，一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正可想見世人的糊塗！淘汰了宗教與信仰之後，欲求人生問題的解決，因而高唱唯物主義，自然主義，功利主義，唯理主義，唯我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盤根錯節，先後迭出，要以摧陷整個人類於迷途而後止，呵！這等人真是

聖教雜誌... 送傳大四十位畢業生

「不生更妙」，害己害人，莫此為甚！原來，自人性敗壞後，作善如登山，作惡似流水，大有「不招而自至」的趨勢，如有人先聲高呼「無神明」，「無宗教」，「無不死不滅靈魂」，「無天堂地獄」，口號，正是夏天的冰淇淋，甘心可口，莫怪乎應者遍地皆是，於「作姦犯科」，甚致取行競爭的態度；結果，「醉生夢死」，罔無所知，唯樂是圖，唯慾是適，復有何？！他們與禽獸，復有何異？他們雖有人的面目，却無人的理智，真是怪物中之怪物，然而他們並不以自己為怪物，反以有理智之人——信仰宗教者——為怪物，是非顛倒，竟有如是者！在他們的盲目裏，根本沒有所謂「超性界」，「精神界」，所有者無非是「物質」，以「物質運用」來解釋一切，人與獸的分別亦因「物質運用」多少不同耳，所謂宗教信仰，天堂地獄，皆宗教家妄自臆度「腦經腐舊」「精神失常」之所致，足以煽惑鄉間愚民，不足以欺哄社會上智識份子。

諸位在這險惡環境中，在這毒殺空氣中，重炮烘炸於各處，流彈飛舞於四週，若不善自先加修養訓練，邀求仁慈聖母的大能做後盾，難免一見胆寒心驚，則欲不飲彈而亡，亦將中毒而死矣！何能再有餘力去救護他人脫險？事屬至顯，不容虛辭誇張，證諸經驗，更見其真實可信。然

而對諸位我不敢作杞人之憂，因為諸位眼光遠大靈敏，早已洞悉萬惡世界的真相，人類的心理，事先於德學兩門特別加工修養，在諸般順境逆境中，又常依戀「大能者貞女」的玉膝，喚呼她的臂助，將來與猙獰的社會接觸時，不但能有轉險為夷，變禍為福的力量，且能得到「種一得百」的收穫！所以此次諸位動身返國，往傳教區去服務，定能以身作則，以行垂表，以言見歡，以口攻擊，以祈禱為槍砲，以學問為炸彈，將來勝利當然是歸諸位，我可拭目靜望它，恭喜！羨慕！

誠然，諸位此去是為「光榮聖教」，「造福人類」，在深夜休養中，耳鼓裏或能聽到這樣的歌聲：

青山幽谷中，映現月兒光，

微風動盪着，閃爍似琳琅，
嚴靜的碧海，澎湃滔天浪；
基多傳教士，萬姓引領望，
宣講萬日晷，其聲踰入荒，
迫於基多愛，日夜在梯航，
波濤相激揚，晶山銀花香，
一帆的孤舟，漂浮在汪洋，
大聲急呼救，心淚灑愁腸；
宣傳福音者，撫舟至家鄉，
那裏無死殃，只是神生長，
大家歡且賀，共酌萬壽觴。

一九三七年七月羅瑪傳大別墅

教友之當務

現在當戰爭之際，我們教友有兩重愛國的本分，當盡好的：一是國民的愛國本分，二是教友的愛國本分。今我只講教友的愛國。教友要表示愛國心，最主要的是祈求天主。茲言幾個具體的方法：每主日中規定幾日為中國望彌撒，領聖體，繭玫瑰經，拜苦路，或行別種善工。教友糾合同志組織念經；如一主日中每日規定有望彌撒領聖體的教友，自然念經的愈多愈好。教友不要潔身自好，該當出來糾合同志，組織祈求的辦法，教友盍奮起為之。

雜誌之雜誌

八一三後淞滬戰蹟

滬戰必然性 這次的戰事決非偶然觸發。七月七日蘆溝橋炮聲響了之後，日本駐滬的陸戰隊也想乘時邀功，便想破壞上海。

戰事的起因 七月二十四日，因為水兵宮崎真夫的走失，日本就在虹口北四川路挨戶搜查，顯然是挑釁的舉動。幸而宮崎在二十九日就被尋獲，事態沒有能够擴大；無疑地必須再起釁端，結果造成了虹橋事件。

戰端的爆發 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時十五分，日本陸戰隊向我駐在寶山路的保安隊進攻。到下午四時，日本即以大炮轟擊；戰事在臨平路，八字橋，江灣路各點同時併發；浦江日艦更瞄準了魚市場轟炸。

虹口的戰局 戰事開始的十天內，滬東楊樹浦及虹口一帶成爲戰事的重心。陣地分爲三區，楊樹浦爲左方，北四川路爲右方，日本海軍操場臨平路一帶爲中心。但到了十八日敵人除在八字橋尙能立足外，全部已退入租界。在

雜誌之雜誌

十九日的下午七時，我中路即到達滙山碼頭，截斷了敵人兩翼的聯絡。虹口方面，我軍直到二十三日因戰事關係向後撤至租界邊陲。

敵增援登陸 敵人自己知道在滬作戰的海軍陸戰隊，實力是不可靠了，所以八月二十日前後，就調集大批兵艦，載援兵五萬，在吳淞浦東白龍港楊林口白茆港一帶企圖登陸，化去了極大的炮火代價，才在八月二十四五兩日在獅子林蘆藻浜寶山石洞口及瀏河等處登陸，轉移了戰事中心，挽救虹口危局。

登陸後戰況 八月二十六日起，激烈的戰事在吳淞羅店瀏河爆發了。瀏河方面，經我軍層密的堵截切斷了敵入與羅店陣地的聯絡。至於吳淞區是敵軍損失最慘重的一線；從登陸的那天到攻陷了寶山城（七日）爲止，無日無浴血大戰，敵軍喪亡殆盡。羅店鎮在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敵軍由獅子林川沙竄入了六七百人，佔了相當的便宜，至三

十日被我軍克復。九月四日我軍進攻迫近盛橋，七日進展至木杓鎮，迫得敵人改攻爲守。

敵人的聯絡 敵人在交付極大代價，完成登陸之企圖後，但被截成三段不能聯絡。所以在九月三日將瀏河部隊撤至川沙，淞口敵軍退到漚鎮，五日猛攻寶山，七日佔領；我軍退守楊行月浦之線；敵既佔領寶山，虬江碼頭，即急於完成楊浦張華浜之聯絡。九月十一日敵進攻月浦楊行，我方在二度反攻予敵重創之後，十二日始讓出該線；敵人又勉強組成沿江沿浦的聯絡。

我軍新陣地 十三日以楊行陣線後移，我因市中心引翔鄉楊樹浦一帶陣地突出，乃有計劃的自動撤至從瀏河羅店，劉行廟行江灣八字橋至北站第一線之新陣地。我軍在扼守新陣線之後，即以此爲根據，向敵反攻。九月十五日克復了羅店，並進展二里許。十六日克復楊行鎮，十七日

抗戰後的國際形勢

此次日本大舉侵華的主要動機：一爲解除其國內之矛盾；二爲解除各國，尤其是英國在華的經濟勢力；三阻止中國與蘇俄接近；四根本破壞中國的統一和復興。因此，在日本軍人眼光中看來，似乎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想以

進逼瀏河。

在新陣線上爭奪戰進行了半個多月，敵人損失甚重深感兵力之不足，於是一面等第四次四萬援軍到來，一面將市中心蘊藻浜的部隊集中，十月一日聯合了陸空的兵力，向江灣劉行二點猛攻以圖中央突破。到三日才破壞了我劉行左翼的工事，我軍向西撤退一千公尺；右翼江灣未稍動。

至於浦東和開北北站方面，敵人始終未能越雷池一步。最近的形勢 最近幾天來敵人仍未忘却中央突破的企圖，想突破新陣線的某一點，進據嘉定南翔，使戰事可告一段落。所以在顧家宅南唐橋偷渡了蘊藻浜，可是已經我軍包圍，加以殲滅。最近又猛我大場及南翔之線，但我軍堅守無虞。

(節錄國慶日新聞夜報)

小代價，取得最大利益的取巧手段。但「不戰而勝」固不可得；「以華制華」又難應用，而戰爭既發動之後，所謂「速戰速決」又早成了幻滅的泡影，故此次日本對華作戰的初步，在策畧上可謂完全失敗。

在我國全面抗戰發動以後，當然立即引起全世界之震驚。中蘇立不侵犯的條約，就在我國被暴日大舉進攻的時候成立了。法國在東方也有密切關係，她是一個竭力主張保持和平的國家，輿論方面對我深表同情；其熱烈的程度，並不在蘇聯之下。至於英國，她在中國之經濟利益，較之任何國為多，她的態度，當然也是很積極的，但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英國維持和平之方法，祇注重斡旋和調解的妥協方法；而對於維持條約尊嚴，增強國聯威信，制止侵略行為等，反少具體的表現。至於美國，起先曾一再聲避免牽入戰爭漩渦，竭力勸告美僑自中國撤退，美大使獨自接受日海軍司令非法要求，而遷入兵艦辦公，其態度消極，出乎一般人的意外，顯然是受國內孤立派的影響。以上所說，是中日戰爭起初兩個月左右英美法蘇等國態度的一斑。

好了！日機到處肆虐，日海軍到處騷擾的結果，竟能

我們該當為我國祈求天主得到最後之勝利。

我們的祈求該當謙遜的，恆心的，懇切的，苦求的，依恃的，期望的。要求耶穌

聖心可憐我中國，必定要聖心允許我國得到最後之勝利；不求到這個恩典，我們的祈

求，也不停止。

怎 樣 祈 禱

聖教雜誌... 雜誌之雜誌

移轉國際對中日戰爭的視聽，增加各國對日本軍閥的反感。英國許閣森大使受傷了，華南經濟中心的廣州潮汕被轟炸了，我東沙島伶仃島被日軍佔領，海南島被日艦砲轟，香港也受嚴重的威脅了；於是英國對日妥協的希望，隨之斷絕；英國不得不作進一步的應付了。同時美國兵艦受着了敵軍砲彈，美國的教會，學校，醫院都遭日機的轟炸；更有無數文化機關橫被摧殘，無數的平民慘遭屠殺；此種慘無人道的野蠻行為繼續表演，於是華府強硬的抗議向東京提出了。美國艦隊表示常駐遠東了。今以英法蘇為柱石的國際聯盟，既以精神上援助給予我國，更提議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商討實質上援助中國的辦法。最近羅斯福的演說，及美國務院的表示，證明了國聯與美國已走上合作的途徑，已經成為遠東時局一個重大轉變的關鍵。

(節錄國慶日新聞夜報)

教中新聞

教廷國務卿

(寵光社巴黎通訊)法國里齊安聖女小

巴則利樞機

德叻撒大堂落成禮·教宗特派教廷國

在法京巴黎

卿巴則利樞機爲特使·代表前往主持

落成典禮·巴樞機乘機，法京稍事逗留·受法政府正式招待·備受法京人士熱烈歡迎·到站歡迎者·除法京全體教會重要人物外·計凡典愛鮑特利亞二位樞機·華底岡駐巴黎大使瓦萊利總主教·其他總主教·主教·修會總會長·司鐸參議員·國會議員等要人數百·政府方面特派國防軍一隊·外交部長台爾博斯·巴黎警察廳長·親自到站照料一切·專使專車於九時十分進站·全體歡迎人員拍手歡呼·教皇萬歲·國防軍奏國旗樂·繼奏宗座進行曲·專使走向三色旗前致敬·奏法國國歌·專使出站·專使與凡典愛樞機共乘一汽車·當未入汽車前·與外交部長台爾博斯氏略談片刻·專使汽車週圍有警車陪同保護·直至行轅·巴則利樞機在法京受法政府招待最高元首之禮·巴專使當日下午午前往國際展覽會之羅瑪宗座館·但並非主持該館之落成

禮·宗座館落成禮讓於巴黎總主教凡典愛樞機主持·專使到宗座館時·在場歡迎者有商業部長沙迫塞氏·展覽會總監理辣倍氏·巴黎軍國防軍司令官哥勞將軍·海軍司令辣加斯提督·法國駐華底岡大使羅氏·陪同巴專使參觀宗座館者有凡鮑二位樞機·及駐法大使瓦萊利總主教等數人·當專使路過參觀人羣時·到處齊呼教皇萬歲·巴專使之參觀國際展覽會·亦照政府招待上賓禮·色納河乘船游覽一週云·專使繼往聖奧地地助聖堂參觀·回行轅後·接見記者團發表到法京後之感想·七月十日瞻禮七晨·在聖心大堂舉行彌撒·繼參觀聖嬰會總機關·下午動身·前往里齊安主持大堂祝聖禮·

巴專使於十二日下午回至巴黎·晚膳於巴黎總主教凡典愛樞機公署·十三日晨在法京聖母大堂舉行大禮彌撒·彌撒前登台講道·闡述法國之聖召·請法國人民同聲祈禱·勸法國人民要有愛德·要時刻注意·彌撒後·法總統請巴專使及專使全體隨員在總統府午膳·由法總理蕭丹·外

交部長台爾博斯·財政部鮑南及政府重要人員十餘名·教會方面由宗座駐法大使瓦萊利總主教·凡典愛樞機鮑特利亞樞機及法國公教要人作陪·專使出入總統府時·奏樂衛隊致敬如儀·下午三時專使至凱旋門下·在無名英雄墓前祈禱片時·四時受巴黎市政廳之招待·五時台爾博斯氏在外交部官舍茶會·參加者凡鮑二位樞機·宗座大使瓦總主教·總理蕭丹·及閣員議員·軍政要人數十位·六時四十五分專使離巴黎回羅馬·總理蕭丹親至行轅辭行·專使汽車至站時·外長台爾博斯接之入站·法總統派總統府武官斯端凡團長代表送行·此外政教要人之送行者·有凡鮑二位樞機·瓦總主教大使·羅大使等及主教·議員等數十位·人民擁立兩旁·於專使路過時歡呼教皇萬歲者·較來巴黎時尤衆·專使於上車時手交哈佛通訊社記者發表書面談話·對於法國政府及人民之歡迎·表示謝意·據事後全法國報紙對於巴則利樞機使法之行·皆留有極好影響·而法政府之招待·亦熱烈異常·極盡地主之誼云·

聖女小德肋撒大 (寵光社里齊安通訊) 法國全國
殿落成禮與法國 聖體大會·乘聖女小德肋撒大殿
全國聖體大會 落成禮之機會舉行於里齊安·自

七月七日瞻禮四晚開幕·八日爲兒童日·全國各地男女兒

童前來參加者·除數十百輛大汽車不計外·鐵路專車共八十列·領聖體兒童二萬餘·由百餘司鐸分送聖體·下午迎聖體時加入當日前來參加者合共四萬餘兒童·九日十日·爲研究日·男子部婦女部青年女子部修士部·分別開會·請名人演講聖體奧蹟·十日下午四時半起·政教要人已次第至里齊安車站迎接教宗專使巴則利樞機·計有主教七十餘位·修會總長會長等·軍政方面省長·縣長·里齊安市長·將軍·市議會全體議員·國防軍一隊·專使專車進站後·奏樂致敬·一切如招待最高元首禮·專使與歡迎人員至聖衣會小堂·宣讀教皇特派專使詔書·專使降福羣衆而散·

七月十一日主日晨舉行祝聖小德肋撒大殿禮·參加羣衆達二十五萬餘·司鐸數百·總主教主教百餘·樞機五位·政府要人·參議員·國會議員·將軍及高級軍官等數十·九時正專使與樞機·總主教·主教等到場·羣呼萬歲·專使登寶座·在播音擴水器前舉行長篇演講歷一小時·闡述聖女小德肋撒之靈魂爲天主之宮殿·爲新大殿之象徵·專使演講畢·舉行大禮彌撒·彌撒畢將近十二時·教宗庇護第十一親爲播音於全法國神子·在場二十五萬寂靜諦聽聖父之播音·末全體跪地·領受聖父之降福·最後專使降

福衆人而散。下午聖體送行。團體列隊參加者五萬人。其餘羣集聖體路過大路之兩旁。專使捧聖體。前有數百司鐸百餘主教總主教。樞機主教。聖體後爲全國聖體大會委員。聖體遊行終點爲烏衣堡公園。專使於數十萬教友俯首致敬中將聖體顯供於高台上。最後捧聖體降福在場羣衆。里齊安主教起立致謝詞。對於教皇庇護第十一。巴專使。衆位樞機。總主教。主教。政府。全國聖體大會籌備委員會。一一致謝。請衆人同聲感謝天主而散。

巴專使於七月十二日晨。先於聖衣院聖女小德肋撒逝世之病房內。舉行彌撒。降福合院修女。(聖女之三位親姊妹修女。尙健在。依孺斯爲院長皆在該院中)專使於十時十五分乘汽車離里齊安至巴黎。路經蒙里翁。及沙而脫肋。當專使汽車離里齊安時。國防軍隊列隊致敬。政教要人送行如儀云。

聖女小德肋撒聖 (龍光社里齊安通訊) 里齊安聖衣院修女院小堂內。前存聖女小德肋撒祭台上每日爲傳教區恩人獻祭。助撒聖骸之祭台上。現已決定每日有一位司鐸舉行。爲世界各地捐助聖伯多祿宗座會爲傳教區本籍神職界之恩人。聖女小德肋撒爲傳教區之主保。凡協助世界各地傳教區本籍神職界者。必得聖女之格外庇

佑。第一次彌撒於八月一日由伯多祿宗座會總秘書長西諾拉主教舉行。聖衣會修女院長。小德肋撒之姊依孺斯修女。亦親來與祭。并允院中修女將照此意每日共同祈禱云。

東京公教 (龍光社東京通訊) 東京私立上智大學爲日本國內唯一公教大學。由德籍耶穌會士所主持。近於六月一日該校創辦人兼院長霍夫曼大司鐸 Rev. F. Hermann Hoffmann, S. J. 病逝於聖瑪利亞醫院內。霍院長久患心臟衰弱病。去歲十月起。停止教授生活。入院療養。診察結果矣。又患程度甚深之水腫病。已無復原治療希望。上智大學學生聞訊。爲紀念霍院長創辦及維持該院之功績。決定籌款立像於校園內。當立像工作。正在進行中。得知霍院長離去世期已不遠。乃加速工作。卒於死前二星期得行揭幕禮。

霍院長德籍。生於一八六四年。一八八〇年入耶穌會。當一九一〇年奉命前往日本時。正於耶穌會哲學院當哲學教授。霍氏之東渡日本。係奉教皇庇護第十命。設法在日本首都籌設公教最高學府一座。經多少艱難。於一九一三年先成立補習學校。至該大學成立所經艱難。更不可勝計。歐洲大戰。東京大地震。經濟難題。每次大難。學校生命。皆幾有不可維持之情勢。賴霍氏之勇敢毅力。因而

上智大學之規模。遂有今日之狀況。霍氏自該校成立至死。常任院長。當死訊傳聞外間後。京都內外教育界知名之士。皆前來向此艱苦卓絕之教育者。致最後敬禮。六月三日於大學禮堂內。舉行追思大彌撒禮。校中所接弔喪函電中。有日本教育部長。各公私立大學。高等專門學校。教授團體。及該校新舊學生團體。德國駐日大使。亦來電代喪德國人民致謝。霍氏在日之教育文化工作。觀霍氏喪禮參加者之衆多。足以證明其二十七年在東京教育工作之成績云。

蔡總主教巡視西化各省教務祈禱和平 (龍光社西安通訊) 宗座駐華代表蔡總主教。自七月初赴綏遠視察集寧綏遠等教務。八月初旬。由大同至太原轉汾陽洪洞。視察該二國籍教區教務。八月二十八日。由正太路至石家莊轉鄭州。復由鄭州轉隴海路於九月三日。至西安。九月六日乘歐亞機由西安飛蘭州。主持甘省主教會議於蘭州。視察該地教務並親為蘭州新建之主教座堂舉行祝聖典禮。九月十六日復乘歐亞機飛返西安。當即在西安主教座堂與陝省各主教及合城信友。聯合城內軍政學紳各界。舉行祈禱和平大禮云。

西安主教座堂與陝省各主教及合城信友。聯合城內軍政學紳各界。舉行祈禱和平大禮云。

輔仁女中 (龍光社北平消息) 輔仁大學附屬中學女生部。自遷移太平倉以後。地點適中。交通方便。校務日形發達。本年添造新校舍一幢。於九月十二日舉行落成禮。因宗座代表蔡總主教離平未回。由公署參贊高彌肅主教前往主持降福新校舍禮。輔仁大學雷校務長等前來參加作陪。女中學生唱聖歌。典禮頗為簡單壯重。此次新建校舍為該校高中部。內有教員休息室。物理化學實驗室。及大教室三間。光線充足。位置適宜。中有一教室與傍一室中間隔壁可以拆除作大禮堂用。該傍室內有禮堂之種種設備。平時可作音樂教室。以之禮堂不至空佔校舍建築。實為一切於實用而又經濟之建築設計。現該已開學上課。到校學生已一百二十名。(去年只一百一十名。本年度新生四十七名。(去年只二十八名) 當此時局而該校不但未受影響。且更有發展趨勢。可見前途之遠大云。

曹州地震 (龍光社曹州通訊) 曹州於八月初之大地震。公教建築方面所受損失。據較精確估計。全教區約須三十萬元。其中三分之二為曹州城內教區中心建築之損失。

主教堂彌撒間內之藝術設計。正地震之前一日完完

工。現則聖堂全部工程正在修理中。且須重行建築者。關於教育方面。因校舍建築之破壞甚大。對於將來欲求完全恢復過去教育工作。在相當時期內。已成問題。全教區物質之損失。實迫教區之任何工作。不得不稍形停頓。據修女院長來函稱。將來工作能力與效率。只有隨便天主聖意之措置而已。該修女院長承認所有服務諸修女竟無一因而喪生。且亦無受傷者。實係上主之特別恩保云。現由該地紅十字分會。於縣政府公署成立地震救濟會議。組織臨時醫院。請精於看護及醫藥之修女二位。前往主持看護及治療事宜。專為市民及城外四郊受傷者服務。公教醫院之建築受損失甚大。所有病人。只能羣聚空場。支帳蓬以住。且稱尚須三星期後。始能遷入建築內。在此時期。只有日夜在露天工作云。

考得美國學位之 (寵光社開封通訊) 美國上智會**國籍修女回開封** 修女。在開封辦理靜宜女中。成**靜宜女中服務** 績卓著。近有國籍修女李依爾斯及馬伯爾納德二位在美留學。現李修女已考得美國瑪利我特爾斯學院文學士學位。馬修女則藝術學院畢業。二位修女皆將回國。至靜宜女中服務。按李修女留美七年。馬修女在美六年。二位在美初學後。即轉入各該學院肄業。聞美

國上智會修女在開封除主持靜宜女中外。又有慈幼會事業。及主持女子要理教員之培植教育事宜云。

李樹森先生 李先生二十歲。矢志貞修三十四歲。服務傳教二

十五週紀念 二年。感化多人歸正。自一九三四年

荷德神父請來太平幫助傳教。三年之內。感化新領洗者數百之多。可謂克勤克苦。盡心盡力。少有如先生者矣。先生原系客籍東莞橫坑人。現年五十九歲。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太平全教友在聖母聖心堂。同望平安大彌撒。畢攝影以存誌念。

(太平鄭家秋)

北平西郊被擄 (寵光社北平消息) 北平西郊黑山之司鐸修士四

位釋放回平 便衣隊擄去司鐸二位。修士八位。經多方營救。尚無結果。但於九月四日夜一位司鐸(愛爾蘭籍馬司鐸)及三位修士由二十八名便衣隊押送至黑山屋後釋放。翌日進城。三位修士隸法。班。匈。三國籍據稱在被擄期尚蒙優待。其餘六位被擄者一位荷蘭籍司鐸及五位修士。不久亦當有釋放之希望云。

按聖母會係專門服務於教育事業之修會。在華會上共有一百九十位。內國籍會士八十位。服務於北平。天津。

威海衛·煙台·青島·上海·重慶·漢口·等地·共有中小學二十餘座·該會係法國可敬尙司鐸創立·至今已一百二十年·據一九三五年該會會士統計·世界各地有聖母會會士足跡者共三十二國·全體會士共九千二百三十二位·內六千二百一十六位爲發願修士·三百九十六位初學修士·四百二十二位求入會修士·二千一百九十八位讀書修士·該會初學院共有二十四座·讀書院四十八座·研究院二十一座由修會主持之學校共六百二十二座·學生二十餘萬云·

科學考

(龍光社上海通訊)徐家匯天文台耶穌會士卜

察團回

司鐸與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員張鴻吉先生·

滬

於耶穌復活節之翌日·自滬起程·利用近年

完成之各省公路·爲華中南各省之地球磁力及重力測量·歷時三月半·經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廣西·貴州·雲南·七省·測量地點共四十處·行程一萬公里左右·近於七月二十日回滬·二位科學家沿途由各地傳教士熱誠招待及當地官保護井與以種種方便·卜司鐸之地球磁力測驗結果·對於所經區域內磁場之變化方向等·獲得較正確之認識·於中國及世界磁力圖之繪製裨益不少·張鴻吉先生數年前曾陪同徐家匯天文台台長鴈月飛司鐸·利用鴈鐸新

發明之石英擺·歷經華北各省·測定地球重力·此次仍用鴈鐸之石英擺·復測得西南各地之重力差·與過去所得連結後·對於中國各地之重力測量·已幾於完成云·

上海公

(龍光社上海通訊)當上海戰事爆發後·上海

事業與

惠主教即通函全區教友諄諄注意戰時期之職

滬戰

守爲勸·全區教友欣然樂從善牧之勸諭·滬

上各公教事業之中心·立即紛紛爲收容難民與救護傷兵之組織·茲畧述其重要者於下·

一傷兵之救護 震旦大學醫院師生·組織臨時傷兵醫院·直接隸屬於紅十字會·稱第三傷兵醫院·佔用大禮堂及新校舍·全部服務人員由醫學院師生負責·此外尚有廣慈醫院與安當醫院爲附屬於第三傷兵醫院之組織·重傷用大手術者送廣慈醫院·輕傷療養期者轉安當醫院·故第三傷醫院全部·有五百牀·現已完全滿額·

廣慈醫院方面八月十四日下午·在二小時內收四百五十名飛機炸傷者·醫院中所有八個解剖室·終宵施行手術·無一刻閒·醫學院師生及醫院醫師全部動員云·

洋涇浜天主堂及對街之聖母院合成一傷兵醫院·共有三百牀位·至於處於炮火下之楊樹浦聖心醫院·於八月二十一日未撤退前·除輕病已遷移外·重病與傷兵亦收一百

四十四名。有震旦醫師一位與撒肋爵會司鐸一位陪同修女
留住。又杭州方面會電請震旦大學。急派三位醫師前往。
以應急需。一路經幾度危險艱難卒達杭州。協助該地傷兵
治療事宜云。

二救濟難民 戰事一啓。租界上難民成千累萬。露宿
街頭。慘不忍觀。租界紳商成立國際難民救濟會。決定分
三個中心收容。其中一個大收容所。托公教機關擔負。定
於震旦大學操場。臨時搭天棚爲二千難民收容之準備。每
日二千之伙食。由上海公教進行會担任籌劃云。

三公教機關物質損失 上海公教機關。處於炮火下者
不少。因交通阻隔。戰事損失情形至今未能有較詳之報告
。楊樹浦方面及浦東方面大火之損失公教建築物殃及當不
少。聖心醫院內落有四個飛機炸彈。松江光啓中學新校舍
受日機投彈一。新建築破壞甚大。傷七人。滬上其他各地
公教建築。中砲彈者甚多。幸無重大損失云。

中華公教醫
師會舉行第
二屆大會
中華公教醫師會第二屆大會。于十月
十七舉行。是日早七時半在呂班路聖
伯多祿聖堂和平聖母台。請卜懷禮司

鐸恭行會期彌撒。并爲中華民國祈禱和平。全體會員四十
餘人皆參與大禮。禮成假震旦大學新厦客廳開會誦經後。
主席劉永純。秘書吳雲瑞。會計莊振家。相繼報告。卜司
鐸。姚繼唐司鐸。才爾孟司鐸。袁家漢先生。相繼演說。
隨進早點。席間分散紀念冊及吳雲瑞裘雨三兩醫師新發明
之仙鶴草素樣品。(此藥爲國產對於循環系病極爲有效)
最後歡迎新會員羅忠任寅儉君桂生醫師等多人。并選舉執
行委員。由上屆執委連任。十時閉會。由吳雲瑞醫師招待
來賓。參觀第三救護醫院。在該院已有多數會員服務。成
績甚佳。頗得來賓稱譽云。(中華公教醫師會來稿)

最近 上月二十八日申報載二十六日國民電。天主教于
新聞 斌主教今日自香港乘飛機到羅馬。即擬覲見教皇
。報告中日局勢與教會情形。因此事。近有藉故誣教廷助
日本防中國共黨者。這是一種卑劣之造謠。已由羅馬傳信
部秘書長。前中華駐宗座代表剛總主教否認。現任宗座代
表蔡甯總主教斥爲一種無稽之言。

安國孫主教因病辭職。近宗座委安國小修院院長王大
司鐸代理。按王主教爲保定大李各庄人。一九〇八年入味
增爵會。一九一一年晉鐸。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爲憑)

九月廿一日羅店方面敵我五次肉搏我軍扼守原陣綫 敵攻
開北遭受重創 敵恐嚇伎倆失效首都外僑無撤退意 國
聯大會開會李維諾夫以擊侵畧國 英美討論國際貨幣問
題

廿二日首都天空大戰我空軍迭奏奇功 敵機三次襲廣州被
我擊落四架 暴日轟炸南京英美法對日抗議 劉行綫敵
潰退三公里 意允參加尼翁博定地中海局勢已告和緩
美國改編太平洋艦隊

廿三日羅店我軍勁旅猛烈反攻收復金家宅 敵第四次增援
四萬人陸續開滬 津浦綫敵總攻被我擊退 敵機向南京
廣州大屠殺世界輿論憤怒疾惡 英醞釀國際會議討論中
日問題 法意討論西班牙問題

廿四日平綏綫連日反攻我軍大獲勝捷 劉行之役敵鷹森族
團長被擊斃 敵機肆意轟炸武漢死傷至少八百 蔣委員
長對外報記者談中國抵抗能力無限

廿五日敵四次援軍開到企圖大舉來犯我決痛擊 我空軍兩
度夜襲敵陣地 保持大國威望美態度轉趨強硬 意首相
抵慕尼黑 希特勒蒞站親迎

廿六日金家灣我軍乘勝追擊收復永安橋 羅店有激戰敵軍
棄甲而逃損失重大 平漢綫我進攻涼城 意德兩巨頭會
商歐洲和戰問題

廿七日永安橋我軍繼續挺進抵沈家宅 敵分三路進犯江灣
開北空前激戰敵方受損奇重 晉北我軍大捷平型關敵全
部擊潰 德元首陪意相在麥克倫堡觀操

廿八日敵犯寶山路被擊潰 日機轟炸平民破壞國際公法

晉北戰事激烈敵軍死傷奇重 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乘飛
機返國

廿九日羅店劉行全綫有激戰 劉行顧家宅之敵遭重創被迫
後退 津浦綫戰事激烈我軍由東光反攻 嚴正譴責日暴
行國聯會增加威望

卅日敵四次總攻開始全綫砲戰激烈 敵猛犯羅店劉行遭重
創 江灣我軍進攻殲敵 我機三十架飛平型關助戰敵受
巨創 日青年反戰情緒高漲

十月一日劉行血戰敵軍傷亡奇重 市中心敵退集江邊開北
我軍陣地有進展 津浦綫戰事激烈 英政界積極倡導抵
制日貨運動

二日沈家灣展開血戰市中心區敵軍移援劉行 開北激戰通
宵我機械部隊殲敵 津浦綫我軍反攻獲勝 我代表要求
國聯宣佈日本侵畧

三日連日血戰結果敵傷亡二三千 浦東發生兩度猛烈砲戰
英大使許閣森離滬赴菲 加拿大和平協會要求制裁日本
西班牙案國聯大會否決

四日開北江灣日夜激戰未停 蘊藻浜北岸敵砲兵向西移動
八路軍克朔縣後井坪鎮亦告收復 英工黨大會譴責日本
殘暴

五日戰事重心移蘊藻浜我軍憑南岸殺敵 我空軍夜襲敵機
塲投中八彈 晉北連克各要地我軍節節勝利 國聯起草
委員會成立最後妥協

六日蘊藻浜渡敵軍遭我痛擊已不支 羅店劉行戰况猛烈 敵軍竟施用毒瓦斯 原平敵突圍未逞猛力四衝發生肉搏 戰 國聯會通過報告書宣佈日本違犯條約 倫敦舉行市民大會大主教譴責日本暴行

七日浦江砲戰極猛烈 閩北我軍各路有進無退 津浦綫敵軍開到我向德州反攻 美國政府正式宣佈日本侵畧違反條約 國聯大會通過中日案全部文件 俄大使飛抵莫斯科

八日敵突進觀音堂陣地經我三面圍攻恢復原防 我重砲屢中敵方要害燬敵機戰車甚多 蔣委員長表示擁護美總統嚴正主張 廣田覲見日皇報告國際局勢 英外相響應美總統

九日西六房宅我軍浴血挫敵 閩北激戰我軍各路勝利殲敵無算 羅店連日激戰敵傷亡二千餘 英願與各國通力合作維護條約推進和平

十日中央國府舉行國慶紀念由汪林分別報告各地有慶祝儀式國慶日我士氣發奮改取攻勢各路均有進展 平漢綫我軍已有新布置 召集九國公約會議英美繼續磋商 美國民衆舉行反日示威

十一日蘊藻浜沿岸戰事激烈偷渡殘敵正在肅清中 閩北江灣激戰兩處我軍佔優勢 平漢綫激戰甚烈我軍固守石家莊 英工黨議員籲請英美合作制日 西亂不干涉問題歐局復趨緊張

十二日蘊藻浜南岸主力血戰敵突圍南進痛予擊潰 敵圖瀏河登陸慘敗 羅斯福總統廣播演說擁護自由唾棄暴力 英法海軍準備地中海聯合示威

十三日蘊藻浜南岸殘敵我軍兜擊頗得手 江灣我軍數路猛攻 美決與九國公約簽字國通力合作 德政府宣佈不侵犯比國獨立

十四日我軍全綫進攻右翼大捷直搗北四川路 閩北我軍大舉進攻獲勝 飛機出動助戰晉北我軍大勝利 美對中日糾紛擬先試行調解 英閣議討論遠東局勢

十五日我控制北四川路敵軍午夜反攻遭痛擊 劉行敵軍進窺廣福力謀渡河均慘敗 晉北節節勝利我軍收復平型關 比京召開九國公約會議比政府同意

十六日閩北江灣各路有激戰左右兩翼敵軍均敗退 井陘敵進窺娘子關經我軍痛擊全部殲滅 津浦綫我軍左右翼均有進展 比政府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召開會議調處中日戰事

十七日晉北我軍收復廣靈忻口西北敵已被包圍 蘊藻浜兩岸血戰敵屢犯陳家巷均予擊退 我外部復比政府希望九國公約會議成功 世界各國工會共同抵制日本

十八日滬太公路綫全日激戰我收復俞家宅後乘勝推進 我空軍轟炸瀏河敵艦有三四艦中彈起火 九國公約會議美方說明宗旨

十九日大場以北激戰血戰我正大舉反攻嚴密截擊 敵仍圖中央突破向我廣福陣地進犯 晉北我軍奏捷曲陽繁峙均收復 美決採取堅強方針力求九國公約會議成功

廿日敵分數路進窺大場我猛烈反攻敵已不支 廟行北面激戰 津浦綫敵向北退却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一月 上海主教惠 准



山物利烏及陵撒露日



景全陵撒露日觀俯山物利烏從

●本社啓事

一，本社編輯及事務二部，設在上海徐家匯，凡訂閱本誌及改換地址等須直接寄至本社事務部，定單號碼須詳細註明。

二，凡匯報資郵票十足通用，如匯款須在郵局滙票上寫明徐家匯郵局，信中切不可放法幣。

三，二十五卷全年本誌尚有完全，凡購買者，特價洋一元，寄費一角，惟須現款。

●徵求聖教前賢遺籍通啓

全國聖教同志公鑒查我教中前賢書畫著籍在明末清初出版者甚多嗣因教難散佚罕見敝藏書樓收藏雖有若干頗苦缺乏用特請求各方同志留意採訪如蒙贊助實深感荷

再者本年為李問漁司鐸逝世第二十六年李公藻翰留在人間者當不在少數如蒙閱報諸君惠贈不勝感盼

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啓

●本社緊要啓事

聖心報及聖體軍今移設於聖教什誌社，嗣後一切通信，請閱報諸君直接寄至上海徐家匯聖教雜誌社聖心報館聖體軍為便，或統寄本社亦可。

●收買志書啓

逕啓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得二千五百多部。惟尚有所缺。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州。廣西。尤屬寥寥無幾。各省諸位司鐸及先生。如蒙代搜。不勝感激。若得此種志書。請將書名卷數冊數。寫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書價。附單見示。本樓近亦搜集宗譜。亦望諸君代為採訪。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啓

注意○每縣方志有年份不同之多種并有民國新修者仍望採訪通知為感

聖教雜誌 第二十六卷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本誌	價目	國外	定戶注意
一冊	一角	國外全年	凡訂閱本誌或改換地址須
六冊	六角	連郵費二元四角	明定單號碼(續定者)直接
十二冊	一元二角	連郵費一元七角	寄至上海徐家匯聖教雜誌社

廣告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廿四元	十五元
優等	封面底之內面	卅二元	十八元	十元
普通	正文前中後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登全年者按十個月計算。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五色及彩印價目另議。繪圖刻圖批文另議

Rogantur lectores Cheng-kiao tsa-tche ut deinceps subscriptiones, et mutationes directionum (addresses) semper cum schedula定單號碼 atque rationes pecuniarum directe ad Administrationes "Revue catholique" Zi-ka-wei, Shanghai mittere velint, non ad T'ou-sé-wé